文黻抄 五

敎書
敎旨
敎書

明宗配享文元公李彦迪敎書 宣祖己巳

三年喪既畢方修升祔之儀 玆惟崇德之典 安重端詳 以

一个臣惟賢宜膺與享之寵 實協敦宗之文 惟卿英悟超邁 作

天民之先覺 學遡淵源契周誠程敬之奧旨 國有賴於蓍龜

聖朝之藎臣 忠竭啓沃符伊訓傅命之嘉謨 士咸仰於山斗

荷知遇於中廟許以真儒 逮先王之初服 衍成八規備載進修

承隆眷於孝陵擢在弘化 有明勗之裕猷 條上十事式罄棐忱

宗廟之道 何群小之孔難 忠以受禍痛青蠅之止樊 德濟世之已

配享之誠 致先正之遐棄 天不可知慘野鵩之入室 言垂後之炳

矣我皇考旁燭爲明思理誣枉 道德文章無以加允矣考翼
如予小子克紹先志首命追褒 大夫國人皆曰可實符僉同
肆當吉祭之辰
聿躋從祀之列 云云於戲同心同德既無間於幽明
作福作災永有賴於啓迪

宣祖配享忠貞公李浚慶教書

光海庚戌○知製教崔晛製

惟宗廟所以事先也方修陞祔之儀 肆惟先正碩輔
有大德其從與享之聿舉報功之典 允協敦宗彌文 惟卿直方閎
深學有真的早聞先祖緒餘 以命世之遠器 荷殊知於請陵 敦大愽
厚 事無作爲皆從誠意中出 際休明之盛時 輔聖德於仁宗

菁莪首善之地 述明廟中年茂著經天之業 辦韓公富公之事
薰陶勸講之造 承玉几末命益勤捧日之忱 贊成王康王之授
切泰山喬岳不見運動功利及物者多 德量起敬於華使賴雪
受格人元龜先知吉凶國家所恃以重 柱石係望於蒼生倚此
璿系之証 恬退每戒於盛履 德望盖世者二十年 至今士望
棣棣之福 好學益篤於晚齡 臨終憂國而進一劄 當時言者
所服先見之明 我皇考睠言有敎恩不替於始終 追仲考冀之
何心追思則愧 予小子恨不同時禮無間於存沒 賓符廷議之
咸秩 茲當吉祭之辰 配淸廟之陟降爰其所親 同心
云云於戲
配享僉同 俾躋從祀之列 享明禋以牲牢肅焉如在 作福

同德既胥及於逸勤
作穴尚永賴於佑啓

宣祖配享文純公李滉教書 光海庚戌

喪畢三年方修祔祔之禮 玆遣奉厥之官
澤流百世宜舉從享之儀 用致引靈之奠 惟
卿精思實踐 繼往
開來可見平生之用力 蔚爲百代之儒宗 早膺中廟之眷 况
易退無愧古人之處身 遂作四方之師表 逮受孝陵之知 益
在先朝 入侍經幄責既重於賓師 初服登對國是定而君德隆
荷異數 擢爲竆公誠固出於夢卜 一堅經歸吾道明而士習正

論道統則允矣海東朱子 四十年韋布疏章無請配於文廟 待
論事功則賢於國朝諸儒 五百歲明良際會先從祀於宗祊丶揭
賢何間於存亡 庶幾依神於周案
虔將見其肹蠁 俾將侑坐于魯宮 云云於戲 乾淳典刑 在後人
河岳精爽 配先王
高山仰止 恨不同時
宗廟享之 甚克永世

配享

仁祖配享文忠公李元翼教書

孝宗辛卯○大提學蔡裕後製

踐位行禮方舉陞祔之章 顧奉先之罔極 嗟我宗英 身若不
崇德尚功適施從享之典 乃錫命之維新 允爲國老 言若不

勝衣而當官則凜乎難犯 忠勤實資中興 旣遭變故寧休昏期
出口而遇事則沛然有裕 淸白特爲小節 獨樹彝倫安報列祖
之威 獰飈撼頹一柱猶存 逮寧考之撥亂 幸張浚之重來想
之眷 虐雪埋山孤松自在 以元台而立朝 而司馬之復八疾
望久矣 終未免稽木之灾 遽意降劉之酷 毋懷紫紫之將畢三年之
病半之 今尚見撤材之屋 奄纏陟方之哀 豈忍淡淡之已迫中月之
制 屬神位之奉躋 筌當時之勳宰非曰無人 爰遵常憲
期 固侑坐之難缺 較重論之推賢於卿莫比 用侈殊章於戲
不以前後而有異者君之恩 予惟追論舊烈首置六臣之列
不以死生而有間者臣之義 卿亦永輔先世克垂萬世之佑

仁祖配享文貞公申欽教書 知製教李之恒製

喪三年既祥既禪式舉陞祔之儀 顧無易於卿者 恭惟寧考之
簡一時同心同德宜行與享之典 實有稽於衆焉 克紹大統之
中興 事有光於湯武再叙彝倫 咸仰聖神之不世 衛王之
將絶 功不讓於宣光永厥基命 亦得輔相之其人 惟卿 氷蘖為
姿 文章若雷霆江漢藝苑宗師 少孤力學不待提撕之方 弃
操 言行質天地鬼神士林模範 弱齡多聞已識趨向之正 志
瑩允屬卿相 易究精微見賾免泥以衍卦 動必引以禮經不差
配享
業端在軍民 數闡河洛聞啼鵑亦能知來 專用工於戢履旁通

一步 別淑慝而定是非秋霜凜凜 猗宣祖曠世之知 獻嘉謨
百家 開容顏而接人物春氣溫溫 任蓋臣匪躬之責 降遺教
珠冕之下 稗益良多 值昏季義理之喪 叢棘林中 韋脫加桎之
玉几之前 付托至重 處患難操守逾貞 孤蘭澤畔 未免珮玦之
厄 中夜王室之憂 聖人乃作誕膺四七之辰 文衡銓席首先
行 幾年田家之趣 家髦盡歸始符六五之吉 赤舄黃扉造次
登庸 大義同休戚精誠炳若日星 以簡制煩以靜制動臨事不
進陟 一身佩安危德望高於山斗 居尊若卑居寵若驚與物無
勞 安宗社而奠黎庶是誰之功 際難危忠勤益著 展布未終
鏡 樹風教而贊經綸維乃之績 逮遲暮委任彌專 事業不朽

配享

奪先王股肱之速 小子自幼冲聞大名而興起 唉皇穹降此鞠
在國人耳目者多 舊臣已冥漠高躅而唏噓 擧東土罹于荼
凶 哀號罔極退矣乃勧之難攀 爰擧太廟之大事 祔而不祧
毒 禮制有常居然日月之易邁 克遵列聖之舊章 享則有配
重萬世崇成之道 言其際合則如彼其隆 僉同所可
擇一介輔佐之良 考其德行則如彼其卓 予豈敢私 玆以卿配
享仁祖大王廟庭 緬仰蕃蔡之賢寵嘉乃至 明良有孚 衣
追褒風雲之盛憐愍亦深 於戲 存沒何間 榮
冠遐於九廟 魚水重歡 故玆十行用酷
祀同於千年 君臣一體 想宜九原有知

仁祖配享文忠公金瑬教書

知製教 申晃製

聖王重升祔之儀序昭序穆 任如阿衡丕載從湯之烈 蓋班之
禮敬嚴從享之典以德以功 故忠如博陸方顯配宣之勳 豈人之
可以若焉 惟卿傳家忠孝 以致君澤民之材 文章可以華國乃
所敢與者 間世精靈 有難進易退之節 智慮可以經邦素
其緒餘 弱冠蹈厲著跡偉傑特之拜 屬三綱之掃地 周王獲
所抱負 中歲蹇屯養弘毅剛大之氣 奮隻手而擎天 漢帝與
呂尚為卿 思集大命 丗儀光附東方免禽獸之域 逮去魂朵順
鄧禹許事 獨有遠圖 乾元正位宗功勳鍾鼎之文 而方畧指顧

配享

之辰 抬不來麾不去比若喬岳之崇 新封舊爵不但輝暎於丹
而定 制大事決大疑蓋符霖雨之望 盛榮鴻名自當炳烺於簡
青 肆先王心膂以託 爰逝龍亡緜傳舂巷之罷杵 禮制限於
冊 顧小子瞻注罙動 天崩地坼忽抱鼎湖之遺弓 祭祀同於
三年方有事守太廟 玆因廷論之公 風雲魚水契合既深於生
一體疇敢閒於元臣 俾躋廟配之盛 籩豆牲牢精文宜備於身
前 上考三代遺制位次少南於太階 庸紹先志 功在人
後 旁攄開元雜儀爵獻乃等於五祀 式修舊章 於戲 祭於庭
報之予豈遑刪 明神不滅不亡且降百福
禮也靈庶有知 春秋曰嘗曰禴與享萬年

仁祖配享忠定公李貴教書

孝宗辛卯○知製教黃床製

躋太廟而不祧茲爲萬世彝典 除遇旣深 載惟忠孝之素性
紀宗功而作祀莫先一介藎臣 幽明無間 兼以文武之具材
天生李晟繄爲社稷是賴 德量恢恢之肖吞濶海 早從先王長者
岳降山甫維周邦國之楨 氣岸磊磊之眼空俗流 粤在韋布郎僚
而服膺 宣祖褒旨至命內醫盖謇諤匪躬之故 志士在溝常負
而抗論 賢相褒書見謂大器雖坎險維心之亨 飛鴻未漸寧論
經濟之任 蠖屈幾年 當倫紀已斁之日 大義大經有不泯者
燕雀之知 龍巖長嘯 遂慷慨自誓于天 同心同德爲之倡焉

坤道復而居尊 然後爲天下母子者定 惟非常之人能建非
乾元升而御極 於焉慰我先祖宗之靈 而不世之佐乃遣不
常之業 有伊尹所以教民 功烈如彼其盛 瀝血封章盡是
世之君 微管中衆弁被髮 忠勤至老不衰 忘身憂國肯爲
中興鞏固之策 掌銓公明試聽輿誦 耆英之德望獨隆 罷吁
一時非毀而沮 傳家清白足觀遺風 聖情之眷注深篤 寄舟
咈於前席僾然返真 屬予霜露之感 倏屆再周聿擧升祔之禮
揖於重泉慟矣靡及 尤切風雲之思 爰考歷代備著侑祀之儀
雖古人何以加國蔽予志 威靈儼集於宗祊 昔卿造朝曠日
諸大夫皆曰可實符僉同 精爽怳見其陪衛 先王有夢中宵

配享

猶出涕淚 其從與享 云〻於戲 予惟嘉乃茂勲永指河山帶礪
嘗懷悽愴 不昧者存 卿其相我寧考庶保子孫黎民

仁祖配享忠翼公申景禎教書

喪笙甫終 式擧祔禮 既序照穆之班 生由慶閥 草木盛名
功宗成秩 用備享儀 寧缺左右之嚮 惟卿 戚聯王家 山河閒氣
家傳棨戟 當寧考康困昏朝 忘生赴難成翊戴之元功 恨無
世作邦楨 與藎臣不離一日 誓死殫勞著奮發之丕績 屬注
爵以賞遂陞台司 臨朝之歎 予小子不弔于天 霜露之感縱
意之初遽見星隕 歷年不忘 罹大慽叩頭于地 日月其良將

慕切於百年 地簡有位 周宣中興召穆並山甫之列 是由古
奉入於九廟 謀及群僚 軒帝配食力牧等風后之尊 非自今
而行之 肆因衆論之合 肅穆威神宛甬禮揆于下 君之寵
而始者 俾躋與享之聯 盻蠁羞嚌依然侍食於前 於戲 臣之忠
恩誼有異於存沒 予今配卿廟庭擬百世之同欽
義固無間於幽明 卿亦相予先后致三韓之永休

仁祖配享忠定公李曙教書

知製教李
應蓍製

配享

寧考宗廟饗之年修陞祔之縟儀 詢謀既同 載惟忠義之素性
惟卿社稷臣也用擧元祀之彛章 予志先定 兼以傑魁之奇材

郤縠詩書初不讓於儒雅 逮三綱既斁之時 桓君山以舊義
冠佩文武早見許於風塵 有萬死不顧之志 霍子孟之空謀
竇出肺肝 知天命已去於昌邑忍使顛隮 暫鎮上將之畿輔
允為宗社 見人心咸屬於代王願戴明聖 要借外鎮之形便
周太尉之掌兵一軍歡躍 日光東朝復揭彝倫於昏曀 三韓又
李多祚之入苑復闕肅清 天開北極更奠國步於危亡 萬品攸
安 旂常紀績雖百世之可傳 惟馮異之屏樹縱欲沖謙 倚毗
敘 帶礪申盟固一代之殊典 繫田單之帶金豈是懋賞 授任
益篤身兼禁衛之權 況彼經營保障 先事而慮上衛知其急務
循專手握樞要之重 將欲備禦憂虞 後乃有賴人始服其善謀

君臣上下之有歸 使我國得至今日 諸葛鞠躬方擬誓死於
器械粮儲之無匱 論其功不下古人 伏波舉足竟至裹革於
五丈 昔我先王言必爲之潸泣 屬旅喪畢於三年 股肱心膂
一朝 惟予小子念豈忽於襃嘉 方將吉禘於七廟 死生幽明
固終始之罔愆 實鄧功大配世祖之蒸嘗 將稽往牒 篤棐
豈寵遇之或閒 房杜勳高與昭陵之禴祀 已有成規於戲 從享
之功難忘 無疆惟恤予嘗凜若淵水
之典爲盛 不昧者存卿其佑我邦國

配享

孝宗配享兩臣教書 顯宗辛丑

載脩情文祔禮既舉　肆將外除之餘晨
爰存故實配儀斯陳　庸體右賢之先志

文忠公金尚憲　三朝元老　一德宗臣

正直公忠為百僚之儀範　氣像則砥柱頹波　當倫紀斁絶之
文章學業聳一代之觀瞻　心事則青天白日　在風霜危迫之
日扶得萬古綱常　方知忠信篤敬蠻貊可行　位躋台鼎德業猶
辰儼然千仞壁上　至於風采激揚朝野想望　身退郊扉忠悃益
彰　安危既係於出處
篤　恩禮豈間於死生

文敬公金集　命世真儒　承家正學

訓己嚴於正獻典
禮最精於橫渠淵
刑猶存　德容則祥麟威鳳　明天德王道之要久擬經綸大業
源有自　資稟則美球精金　擢憲章冢宰之任尤覺繩衡至公

況其動靜行藏皆合乎道 棲息丘園謙德已著 故兩臣眷注之
至於國家休戚不忘乎心 從容函丈師道冞尊 而寡昧欽艷者
非常 今茲群議之僉采 思德音之不瑕 几〻玉舄 嗟夫子歿
亦久 益見二人之共貞 想清儀之如在 皎〻白駒 翔寧考常
猶留名人所共慕 隙駟難留 縱畢倚廬之制 言其契合 則如彼
欲置側予亦詳知 玉爵始祼 合備侑坐之儀 式據令典而適追
其卓 想像平生 留傳百世 永示同德之休 故茲丁寧
殊章 云〻於戲 如在左右 陪庖千秋 庶垂陰騭之佑 宜其寅謨
周誥
有知

配享

孝宗配享文正公金尚憲教書　大提學趙復陽製

臣始終三年之制誕擧升祔之儀　僉循輿望　惟卿峻潔而清　專
寧考有一德之臣宜陟配享之列　用侈殊享　直方以大　挺
兩間至剛之氣鐵心石腸　薑桂之辛已著昏朝以前　逮聖祖之
萬古特立之操金聲玉色　松栢之貞乃知歲寒然後　見君子之
改玉　數進昌言咸推諍臣之首　洒血危城孤節炳三韓之日月
得輿　獨持清裁蔚爲正論之宗　遯身荒谷至誠同萬折之江河
以仲連東海之蹤　乾坤震蕩不可奪其寸心　信國不死卒脫
就李孫西河之館　鼎鑊森羅夫豈動吾一髮　伯夷復生直符

燕獄之囚屹若砥柱之高峙大義貞忠卓絕千古事業存於
宋人之語嶔然靈光之獨存烈士相名合為一人文章萃於
邦家良史青緗之筆達尊兼三有大老於天下魚水之歡方隆
情性清廟朱絃之音禮敬無兩倚宗臣於朝端箕尾之騎何遽
先王嗟一老之不憖辰日之痛既深蒼梧之歲月荏苒邑極霜
小子慨多難之未堪丙夜之思深切白楊之泉路荒涼無復霖
露之悲茲用祔廟奉躋之禮同勳徵大蒸之文崇報斯在祭
雨之佐載升閟宮從侑之班召公配武王之室典常可追幽
祀攸同信君臣之一體若稽與享之碩輔元功云云於戲惟是春
明冏間悅風雲之身逢實鮮如卿之偉烈盛業翊茲光

配享

秋宼穸之事固莫重於配庭 撫今昔而增感 嘉乃曠古之風徽
岳精英之姿凜若見其奉衛 瞻禴祀而罔愆 是我在上之陟降
永侑俎豆香火
以保子孫黎民

孝宗配享文敬公金集教書 知製教 俞棨製

真儒負一代之名既宗明德 稽祀典而則然 粤在康陵穆陵之
清廟配萬世之享爰擧徽章 考王制而可見 有若文元文純之
室廸簡宗臣 匪但道學之重 于茲足徵 惟卿大賢有子 受授
賢咸秩從祀 寔惟邦家之光 在後可法 至性出人 淵源

追自家庭門路甚正　旣資禀之清明　如美玉琢磨而愈澤　省
遠有傳襲道統斯尊　亦充養之深厚　如良金鍛鍊而愈精　學
察操存常惺惺而主敬　禮書纂編黃勉齋之成業　繩尺定而分
問思辨尤慥慥於致行　疑文剖析朱晦庵之微言　規模立而方
毫不差　工夫造極德崇而恭行高而安　旋指實始於聖祖長風
圓合度　士林推宗魁衡於天泰岱於地　顯擢益隆於先朝陳王
憲頌天官載新始初之化　棟折榱摧嗟大老之不憖　闇廬屬終
道贊聖學庶回三五之休　天崩地坼閔小子之遘凶　閟宮擧躋
制之期　君臣一體恩數詎間於存亡　肆求同德之佐　如非燮
祔之禮　俎豆千齡遴揀莫重於賚侑　共升與享之班　曷稱勛

配享

契之儔 歷選當朝之碩輔匪曰無人 風雲際會旣昭融
華之配 愽采今日之公言僉諧有属 云云於戲 香火薦禋合慶崇
於生前 想像丹墀之舊列 白雲帝鄉奉昭考而陟降 念幽明
於身後 依俙黼坐之重階 青丘邦域庇冥騭而淸寧 尙英靈
之感通
其知悉

孝宗追配文正公宋時烈教書

當宁戊戌○知製教金憙製

聖廡之外躋先正所以尊斯文 爰修百年之曠典 予惟王政莫
世室之追配宗臣所以揚盛烈 庸荅一國之輿情 若稽祀典尤

先於崇賢 亦稽陵極從侑之盛 非但廸簡在廷以道學爲重
愼於侑配 而孝廟揭延享之儀 亦惟成秩從祀于邦國有先
矧玆曠千歲之遺逢 惟卿天下大老 早從賢師淵源深而門路正
詎緩同一體之典禮 海東眞儒 丕闡聖學踐履篤而繩墨嚴
地負海涵規模與朱子同揆 集大成於郡賢蔚守造道之極
山高岳峙氣像後孟氏一人 彌至剛於六合傑然蓋世之豪
士風勵而師道尊到于今而受賜 奚但一時之儀衛 出處與伊
邦禮正而詖辭息質諸古而無疑 實亦萬代之標準 事業軒天
呂而相伯仲 斯以儒門不世出之姿 甘盤處賓師之位粤自龍
地而曜日星 克膺寧考大有爲之志 諸葛任討復之任爰托魚

配享

潛　當天翻地覆之日講義理於一部春秋　對揚謨烈尊中國而
水　感日暮路遠之歎晉志業於十年薪膽　扶植綱常正人心而
攘外夷　以言乎恩義則君臣父子　一襲貂裘他日風霜之與共
明天理　以言乎契合則腹心股肱　獨對需陛當時密勿之謨猷
拚聖志而益勵水火之危衷　嗟大業之未半　龍髯莫攀上天
奉睿略而期雪宇宙之深恥　奄天崩之纏哀　擗經獨抱中夜
之仙馭已邈　白首初心皇明之日月尚戴　皇天不憖遺龍亡鼎
之血淚長沾　蒼梧暮色寧陵之松栢空悲　世事極嬗變孤忠鷗
逝　萬古之正氣不磨猶然亂賊之知畏　文廟之統緖相承惟是
張　百世之定論以俟儘乎吾道之所存　朝家之貤贈雖擧無以

配享

鋪道德之大 顧縟儀未遑於先朝 豈特擧國共公之議莞而不
揚契遇之隆 而曠禮式至於今日 抑亦聖祖於昭之靈憾焉有
仲 讀遺書而夙抱曠感 皇廟之御額初宣庸識江漢朝宗之
待肆予 緬偉烈而惟依永圖 寶札之短跋新製蓋慕風雲際會之
義 惟玆追陞之儀
休 即是繼述之思云云

顯宗追配翼獻公鄭大和敎書 肅宗己未○大提學金錫冑製

寧王有一德之臣宜陟從享之列 博采群議 惟卿質茂而度偉
國論定數年之後始擧追配之儀 庸修闕典 識敏而材閎

猶處於鉅谷深林龍虎變化以不測　寇平仲嵩山作詩相業已著
比置之東膠西庠球壁琳琅之可珍　呂汲公蔡人無黨公心益見
於草布　天既出爲時之英豪勞軍采石力戰反出於書生　纔撤
於臺垣　國復値生郊之戎馬通表金陵至烟終暴於中華　俾覚
荆門之鎖鑰　民部掌千乘之財允矣國計斯賴　夫既歷試而著
漢庭之樞衡　天官高八座之位展也人物所宗　遂乃峻陟而晶
庸　故以四世五公之隆望　若體之作苦作甘徧惟麴糵　事至
跂纔爲三朝一節之藎臣　有疑則匪卜匪筮公實著龜　位猶
難而裁制悉當　爲治勿用浮薄朝端長篤厚之風　嵩山喬岳雖
高而謙恭益甚　奏獄務先平反域內享休嘉之福　洪河大江固

不見運用之功　六考倍會昌之當國　迨茲禮論之相串　蓋先
已多侵潤之澤　一歲加子儀之中書　斷以國制而爲定　而長
君莫之忻者縱未遑於三年　在當時軫後日之慮　念我昏及逮
子必爲碁馮實深忻於四種　故先王有中朝之嘆　是誰橫生觝
勤方議太室之侑座　儀其缺焉　幸因相臣之攸奏　考前代之
謗反寢鄭國之祀勳　悔固多矣　益驗公議之難沮　遴宿音之
彛章越有追享之故事　惟輔翼丞違相不難於左右　衆志攸諧
丞鄕疇若舊老之元臣　顧陟降陪衛理罔間於幽明　予意先決

配享

云於戱國典斯愴　一體君臣重成魚水之歡　精靈永有依畝冀
御然愈彰　千秋俎豆共享苾苾之榮　際遇當如平素庶

格明歡之詰
垂陰隲之休

顯宗配享忠肅公金佐明敎書

知製敎黃萬容製

制關再朞聿擧陞祔之典 從與享之 惟卿真儒世冑 以孝友誠
臣有同德式陳配食之儀 禮則然矣 名相家兒 以文學政
忠服膺法訓 雅望清規早已傾於朝著 稟性剛方持論則確然
事發軔昌辰 英猷敏識罔不合於時宜 秉志貞固幹事則斷然
不苟 際聖祖而眷注既隆 錢穀劇務則判度支而管常平 精
不撓 遇寧考而倚毗深篤 軍國重權則主中兵而兼守禦 才

神所透銖內之奸皆知 于廷尉之獄讞平志自無枉究 尚利國
諝所需案牘之煩如洗 王樞密之廟謨周詳動中機會 惟奉公
則不恤群謗 禮論紛爭獨守三年之說 特立於標榜之中 義
而不容毫私 建議雙兪深切同寅之衷 盡瘁於難虞之際 位
同休感姻王室而小心 尚民生有利病之判前席勤勤 顧庶事
並念兄逼台階而聯步 伊時政有得失之幾中夜耿耿 蓋三朝
衆責之咸總 賓廣國之賢拜何嫌 名入金甌登庸之期不遠
一節之恒持 韋玄成之盛業可繼 災纏木稼殄瘁之歎何遽
幾軫亡鑑之悲 屬予忝承守大位 感歲月以推遷奄釋憂服
繼抱晏駕之痛 恨卿難作於九原 想風雲之契合追配功宗

配享

載涓吉辰將行躋廟之禮 念推先朝常欲置於左右 爰遵舊章
博采公議允叶侑坐之賢 求諸神道罔無間於幽明 用侈殊報

云云

肅宗配享四臣敎書

景宗壬寅○知製
敎李建濟製

擧祔廟之禮庸備縟儀 予志先敍 爰稽彝章
定配廡之臣妙簡名德 僉謀亦同 涣揚大御 文忠公南九萬
山河間氣 平生之直節淸名文章乃是餘事 蓋一節夷險注措
金玉鍾英 晩歲之深憂遠慮宗祊賴其純誠 故千載契合眷遇

立見精彩 廊廟周旋則嘉謨嘉猷之密勿 至如知心之温綸
不替始終 江湖欽退則御札御詩之頻繁 允為同德之元輔

文純公朴世采 生於李文成之後 以繼往聖開來學為心 志于
温然程伯子之姿 以尊王道黜伯功為任 傾其
學而希賢希聖孜孜五十年工夫 獨扶世教胥溺頹波砥柱之功
君之爲舜爲堯縷縷千萬言章疏 甫登台司已有白髮蒼顏之感
何一老不憖遺也 有沉凝敦確之隆褒 當正色而
殆皇天未欲治歟

忠正公尹趾完 有光明煒燁之大節 及奉身而
立斬陛百僚皆憚其方嚴 言其鎭物之量屹乎喬岳泰山 蒼生
歸丘園六丁莫撓其勇決 語其扶社之忠重於九鼎大呂 聖主

配享

歎起來之晩
有親迎之心　文貞公崔錫鼎
邦國棟樑
士林領袖
一心王室而憂明主　文
十考中書而賛洪休　事
學濟之以才猷可以彌綸天下之務　錦五色而補裳山龍炳煥
業本之於經術無非賁飾太平之規　樂九成而諧德雲鳳翔翔
茲實瑞世之名臣　雲鄉之騎箕相繼切疹瘁之痛　茲屬陞祔
奚止救時之良弼　鼎湖之遺弓莫攀奄閱終喪之制　聿簡配食
之際　諸彥莫盛於先朝非無耆宿之與遴　追寢
之賢　僉舉皆屬於碩輔考其德行而可知　茲以卿等配享　想玉
殿執手之辰事如昨於今古　德容依俙想儼蒲輪之赴召　乃於
樓陪濟之日恩豈忘於幽明　粹光掩映怳似肩輿之入朝　更見

配享

香火肹蠁之間 君臣一體若待陟降之庭 尙精靈之不昧
風雲際會之盛 於戲 俎豆千秋永享蒸嘗之薦 庶福佑之陰垂

肅宗配享文忠公南九萬敎書

知製敎 尹淳製

躋靈主於禰室甫訖三年 古重斯選 永惟寧王 蓋天地剛正
配宗臣於太庭僉擧一德 卿實其人 厥有元輔 故廟廊經濟
之氣閒世鍾精 風節如漢李固唐宋璟 雖妙歲從科目而登庸
之姿自少儲望 文章如陸敬輿歐陽脩 顧平生操儒術而進退
當官輒行其素學若物探囊 肆列聖奬知之特達 謂其有宜
遇事獨運其沉機如矢破的 而皇考倚毗之益隆 委之以主

左宜右之通材 西曹政績備陰雨於綢繆 遂金甌之卜 卿
兵主文之重柄 三館詞盟回月露於馴雅 膺玉燭之調元 士
方正色而立朝 讜論稟霜氷之戒 縱跋扈之斯頻 久矣閒廢而
皆拭目而竚治 行裝閱滄桑之翻 在名德則深重 幡然起來而
天運潛回 以純忠柱石乎王室 為宗社有淵深長遠之憂 懸
世道復正 以清議領袖乎士流 為朝廷有正大光明之氣 受
魔鏡而照象奚但塞竇於幽陰 劉金烈火經百鍊而愈堅 然搖
蛾賀而甘心秪知措國於磐泰 砥柱頹波立千仞而獨屹 慨展
撼無一日之安位 始以周元聖遜荒 薛祿等蹈刃之勇 晚節增
布未半途而去朝 終作商阿衡告老 懸車高結駟之榮 達尊兼

光 有大事必問尙如蓍蔡之憑依 殄瘁斯極 何皇天不弔乎
惱 嗟一老不憖奈何棟樑之傾圮 典刑莫追 閔小子奄及大
家 中月倏屆喪期已闋於閭廬 願以五紀治平之盛烈 若乃
故 吉日肆然合祔將行於寢廟 固多一節終始之藎臣 自有
賛侑之良 以言乎契合之盛則既退而有知心之音 論言巧舌
僉同之議 以言乎眷禮之隆則方病而有執手之諒 昔鄭血忱
雖當時百千輩之交誣 惟其見未到之論曾昧張曲江之先知
至今日三十年而益驗 及此賊乃脤之辰方歎李文靖之真聖
豈徒本末之光顯 於戲 宿昔之冢猶依然 揀掄廛止於三四不
抑亦陟降之鑑臨 堂陛之位分儼甭 陪衛相望於古今久

配享

出師生二人 蓋此一體同祀之令典
是祖孫兩世 實慰百身莫贖之輿情

肅宗配享文純公朴世采教書 景宗壬寅

沈珙製

終三年之制式舉陞祔之儀 增寡躬霜露之感
簡一世之賢宜行與享之典 慰昭考霖雨之思 惟卿 生長簪笏之
家 八太學而抗疏痛辨昔賢之誣 蓋誠意正心之學不煩師
訓 謝舉業而讀書深究先聖之遺緒 故先博後約之工能自心
承 姿質之溫粹則如良金美玉 翼六經而著書闡前人未發之
得 文理之縝密則如蚕絲牛毛 溯百王而輯禮作後學可法之

義　惟其制作之盛學問之純不踰朱夫子門路　敬義夾持行不
資　至於出處之正擔負之勇悉遵李文成規模　體用兼備才實
達於繩墨　巋然處畎畝之中　當聖祖側席之日恨未縶於白駒
具於經綸　蔚乎有山斗之望　及寧考拔萃之辰爭快覩於祥鳳
從亞卿而擢冢宰蓋藉持衡之公　謂時務莫要於打破朋黨
自貳相而躋台司俾贊改絃之化　謂治道必先於澄清本源
大小封章罔非齊家治國之要　辨是非則不倚不偏　主一代之
前後進對摠是尊王賤伯之謨　發言議則至大至正　樹萬古之
清論痛斥僞勳　出則蓍龜乎邦國　杖履所過實多化俗之效
配享
彜倫必誅亂賊　退而楷範乎儒林　山岳不運亦有及人之功

惟期野係望特深　雖君子難進易退未嘗四十日立朝　十行親
故前後恩禮罔替　伊先生待賢弘功寔籍五百年命世　一部遺
札可徵昭代之遭逢　殷楹夢奠癸年不慭之歎　屬滕廬闋諒闇
編亦多小子之資益　鼎湖遺弓遽抱靡逮之慟　而周廟有躋奉
之制　祔而不祧將行萬世之彝典　肆擧閱世之真儒　君臣
之儀　享則有配宜揀一德之純臣　以體重道之先志　云云　魚水
一體幸祭祀之與同　深巖廟宇儼奉月遊之衣冠　常欲左右
重歡想出明之無間　於戲　肅穆周行恍見朝趍之劍履　未嘗跬步
置賓追受賢之深誠　俎豆之享祀斯備奚獨國典之同彰
忘用副慼主之至悃　明良之際遇益彰抑亦士氣之增倍

肅宗配享忠正公尹趾完敎書 景宗壬寅

太室擧陞祔之儀永懷至痛 一體君臣惟卿識慮弘遠 公忠正
宗臣從配食之列克遵彝章 千秋俎豆 器度峻嚴 剛毅果
大之贇未嘗韓范以下自處 留與子孫幼蒙長陵酷似之奬 遴
敢之操所謂賁育之勇莫當 班聯伯仲晩結先王特達之知 屢
南床而名論最高 持清儀於謁灘改紀之日朝野想望 粤星槎
西掖則詞翰兼足 仗威靈於閫扃按節之辰州郡震慴 俾日域
涉鯨鰐之險 鄭文忠之廉潔自持橐中無物哀考其謀畫設施所
議鳳麟之祥 郭令公之安否必問海外知名歷試於甲兵錢穀咸

配享

蓄至當　際陰陽消長之機出處推義　迨漢瑟更張之初　欲枉
適其宜　閱滄桑翻覆之變名節獨完　有商巖爰立之命　許便
駕而臨　第倚毗特隆　冠準上殿有百僚戩服之稱　苦心血懇暗
與而造朝恩禮絕異　司馬八都協萬民加額之望　讜論危言深
護星月之輪輝　世方倚卿而如仰北斗　蓍龜能炳幾先有疑則
杜幽陰之蹊逕　卿乃捨世而復卧東山　山岳不見運動其澤之
可卜而決　處江湖而不忘進退之憂　頃元惡逞不利之志　舁
所及者深　為國家而思殫夷險之節　而大老效頹死之心　抗
疾入城一身蹈湯鑊而不避　李長源之忠言永固邦本　逮茲冀
疏叫閽隻手扶宗祏之幾危　張曲江之先見逆折奸萌　已矣其

室之宅宗　三年已邁撫弓釼而增哀　方當躋太廟之日　念先
尾之論彩　一老不遺悼衮舃之莫返　正棟同閟宮之臣　顧今
朝碩輔名卿亦不爲少　仰惟五十年旣治旣安誰共功者
日國言與誦自有所歸　賴有一二臣同心同德從與享之於戲瞻撫
禴祀而因德　扶掖殿陛恩遇旣隆於生前　精爽不昧應侍肴蒸
今昔而興感　服食廟庭契合何間於身後　陟降在玆悅對調梅
之欄　前言若合符契逆覩老賊之情形　邦禮肇擧尚右饗於
之席　於戲寸心可質神明想應先靈之臨鑑　時事孔艱冀有賴於

配享

明經
陰騭

肅宗配享文貞公崔錫鼎敎書

知製敎李德壽製

廟祏擧陞祔之儀旣訖三年之制 念玆錫寵維新 睹言先朝之
古今重配食之典須求一德之臣 寔出奉先罔極 夙負重望於
賢相 英姿殊拇神童之名聰穎特達 長不踰人而量宏江河 雍
明時 元凱有武庫之號淹博該通 弱難勝衣而勇奪諸黝 清
容進退之節人稱瑞鳳祥麟 旨究大戴小戴遍綜以諸子百家
明愷悌之姿世比精金美玉 學窮先天後天傍通乎九流三敎
陳箚說則發揮到底 英華發爲文章 三掌銓部共推選掄之公
遇質問則左右逢源 經術措諸事業 十登台司益著彌綸之績

許定有法黎民賴安 未嘗夷險變節 在蒼卒憂疑之辰懇懇
專對出疆殊俗欽服 何曾毀譽着脑 論指益變通之制鑿鑿
瀝血之三劄 久結聖主之知 愛惜人物附參成歸於藥籠 臧
矯弊之十条 幾爲善類之倚 甄別品流妍媸莫逃於藻鑑 薦
否無嚴於淑慝 歷事既多明鑑被磨而愈瑩 比風壑之鴻猷契
拔必先於草茅 遴閱不少良玉遺焚而彌貞 蘊岳山之抱負施
雖密勿 木稼告灾驚巷杵之輟相 屬予霜露之纏悲 隙駟難
僅絲毫 瀆淚沾袖誦聖教而疚懷 益切風雲之興感 皇天不
縶蹯龍馭之莫追 茲當祔禮之肇稱 苟非同德股肱之人 歷
配享
遺愴箕精之已遠 合有侑位之從升 曷膺一體芬苾之享 愽

數當代之碩輔非之人言 於戲 記功宗而秩祀 庶幾周誥之芸貞
来今日之公言無易御者 於戲 廸高后而降祥 因俾殷盤之專美
撫今昔而增感 際遇既深 忱陪感靈之陟降 故茲十行用
瞻禘祀而罔愆 於戲 幽明無間 宛成契會之昭歡 想宜九原有
宣
格

景宗配享兩臣教書

英宗丙午

喪制甫終載循升祔之禮 膚稽彝章 惠定公李濡以廣平苗裔
配儀聿舉爰簡同德之臣 寔循僉議 爲聖世股肱

心志旣實旣純可謂九分底人物 才猷夙著於明廷 調停時議
蘊抱且宏且容蓋有一副當經綸 德望允叶於元輔 裁決廟謨
則懋同寅協恭之方 姚元之救時之業濟之以通才 至如北漢
則晰釐弊矯俗之要 李伯紀經邦之規本之於長筭 賓擄東韓
修尊之策 而區畫設施智可見於經遠 前後主事之十年任群
最勝之形 謀成敗利鈍心不存於計功 終始憂世之一念至老
謗而不撓 炳然國耳之華衮 諒斯民之永賴
死而猶動 允矣聖心之炳見 雖沒世而何忘

忠文公 閔鎭厚 山岳之
柱石之
精 泝傳經學襲餘韵於大賢 士流莫不傾嚮 位躋崇班而猶
具 世篤忠貞承嘉訓於名父 朝紳以爲楷模 戚聯禁掖而益

配享

執謙恭之節 孜孜以國事為心 屢犯人主之怒剌口盡言 當
著寒素之風 惓惓以世道為任 毋懷王室之憂忘寢與食 綜
大議而善斷滿腹精神 惟百責咸歸於擔荷 司馬光體國奉公
庶務而曲當隨手爬梳 顧一心匪懈於夙宵 諸葛亮鞠躬盡瘁
不過誠實二字 惟茲蓋世之舊臣 始肅廟則哲之聖簡拔以遺
只為開濟兩朝 實是幹時之良弼 迨先朝代理之初眷遇不替
手札宣諭可想契合之昭融 嗟箕尾之已遠舉切殄瘁之嘆茲
講筵橫經幾多訓誡之明切 痛龍髯之莫攀奄閱祥禫之洞特
當祔廟之際 諸臣莫之或先孰知孝德
茲以
追聖眷於賜柑往事
遴配食之賢 公議自此大定咸無異辭
想異數於須藥益懽

如昨 涉降洋洋之宛風雲之盛會 不昧者存 君臣一體共侍
于今 儀容秩秩之嚴冠佩之昵陪 其從與享於戲 俎豆四時庶歆
肅雍之新宮
苾芬之昭薦

孝宗追配享一臣英宗配享五臣敎書

當宁戊戌○知製
敎南鶴聞製

殷七廟之可以觀肇称不祧之禮 方深霜露之餘哀 粤昔寧陵
舜五臣之於斯盛爰擧從祀之儀 冞結風雲之遐想 致勤商巖
之御極 傑然以王佐之才 壁立氣像蓋是
之求賢 時則有若文正宋時烈 出而為聖代之瑞 海涵胸懷悉遵

鄒孟氏後一人　天地撑柱之義理一部彝經　消長在道將天未
考亭夫子成法　君臣洒落之遭逢千載魚水　顯晦關時公論不
喪斯文　薦茲文廟腏兩廡之後　迺者宋諸生疏籲之言實感予
待百世　尚闕武侯祀一體之規　適當周太室禮祔之際若待今
意　肆定薦九室配食之班　念我先朝五十年神化
辰　庸表曠百代契合之盛　實賴當時一二臣同心　忠獻公金昌
集以安危可仗之材　傳家素節炳大義於泰山鴻毛　力贊辛丑
有死生不渝之志　爲國純忠煥宸章於丹心白髮　剖陳丁酉
大策　十行之慈旨親承殉國志決　慷慨臨命之詩不流涕非仁
故規　三宗之血脉獨護衛社功深　從容就義之烈將以愧爲臣

人志士 漢四皓之調護儲皇何論逮事之未及 故僉議之已同
者二心 宋韓琦之翊戴英廟固知侑享之莫先 亦近例之可據
文忠公崔奎瑞 風儀則鸞鵠之峙 野渡孤舟蔚守寇樞密之宿望
識慮則蓍龜之靈 急流勇退超然錢叅政之高風
逮戊申劇賊之畜凶 破三道連兵之勢 孰爭公功 角巾歸第
賴當日元老之告急 想一絲扶鼎之褒 有昭天鑑 寶墨揭楣
終辭無獜閣之勳 文忠公閔鎭遠 姿是珪璋金玉 陸敬輿之百牘
足驗高雲臺之烈 材則柱石棟樑 趙旅相之一身
經綸念國家之安危 前後苦心只是辨君無一節 公私休戚之
配享
去就係賢邪之是非 平生藉手秖在明忠逆大關 進退憂樂之

與同王室肺腑
無間廊廟江湖

文忠公趙文命

黼黻彌綸之才 活國素志范文正
酸醎調劑之手 匡時至誠呂汲公
之領爲良醫 毋謂彼此朋比之禍必將滔天而燎原 出入將相
之獨無私黨 所以上下調停之論始欲纓冠而披髮 文章事功
荷聖眷則優渥
在輿誦而不泯

忠靖公金在魯

其心則謙愼淸素 操履端祥進止
其才則通鍊聰明 討論密勿精神
無尺寸之失 初聯黨籍於熙豊士類恃以輕重 居輔相凡數十
及羣屐之微 終作完人於元祐明主托以腹心 蓋功業難一二
年望蔚朝野 茲當躋祔之盛儀 想啟后一德之佐曰篤不忘
許澤在生民 俱合陞配之彝典 稽周家元祀之文宜從與享

肅循一國之公議追擧廟之配文純瞻聆咸聳於戲衛英靈
俾有二卣之明禋綿長陵之享群彥名碩滋多云云於戲啓後人
於在天旣克左右
於永世宗降福祥

英宗配享文忠公崔奎瑞教書 内閣知製教 鄭志儉製

太室擧陞祔之儀肅訖三年之制 寶循輿情
西祀從侑享之列爰揀一德之賢 用侈殊典 惟卿鸞停鵠峙 風
範端凝自是廊廟上器 其識慮則布蓍灼龜之靈 早植明陵盛
宇明朗殆非烟火之人 其文章則冠冕佩玉之度 蔚爲昭代名

配享

除　清要遍歷而志在紛華之外　南民誦三閭之謠恰似趙閱道
臣　是非必折而身遠黨私之中　北虜謝一言之過何減富鄭公
簡易之政　恩眷方隆朝夕作商家之雨　遂以退急流之避情
献納之爭　齒齡未暮十三上歐陽之章　益負仰高山之重望
歸去林壑豈忘戀闕之忱　當辛丑吟卜之日尚遲匹馬入洛之行
閑來滄桑終驗保身之智　逮先祖勵俗之治特垂一絲扶鼎之獎
若其明良際遇之盛　識面是求恩禮絶於常格　廿餘載更入
尤肴諒闇入覲之初　執手以泣上下靄然全誠　一重字仰勉
脩門嘉元老白髮丹心之無改　雖情志交孚勉循休致之忌　野
前席覺他人千言萬語之為煩　而風期密契不替倚毗之隆　喬

舟自操縱莫奪己行之志追戊春蓊伏之炳幾 羣凶連三道之勢
岳能鎮亦豈無滔運之功在耋年草竊之告急 一日疏五舍之程
忍言迫呼吸危 不惟陰謀之早破賊膽自寒 故其雲掃電滅之
可見為忠憤激 抑亦天討之丞行右畫是賴 即在蝟起蜂合之
捷 力辭元勲清節著 果然前日向子陵之褒 貞坊賓閣燦
時 親題四字御墨維新 竟符後來高雲全之烈 沁都孫旐飄
手雲漢之異光 浮雲自任其舒卷 九耋啟公果神公之不遠
然角中之行色 大星遽墜其精芒 十行宣誄尤德業之可徵
嗟老成追矣遺風 流光易邁縢廬之喪期遽終 惟是慎終追遠
閔小子罹茲巨翮 中月奄臻周廟之合禘將奉 倘非扶社救時

配享

之規莫重侑祀 玆詢一國之公議
之賢爲膺妙簡 爰屬三朝之舊人 云云於戲想風雲而增感 眷
遇當時意常勤於台致 瞻禴祀而因懷 奉
遇今日豈間於幽明

英宗配享文忠公閔鎭遠敎書

知製敎沈有鎭製

諒闇畢三年之制 聿修升祔之縟儀 禮有然矣
藎臣求一德之譽 爰舉配食之彝典 從與享之 惟卿 姿是美玉精
材則大廈齊
金 世傳忠孝近襲父兄之遺風 眷眷於邦家興喪之兆 兢爲
棟 身佩安危早負公輔之重望 勤勤於民心向背之幾 或恐

配享

士林所推豈以薇蓼親相待 觀其容止辨氣之間辰也樂只君子
袞職有闕焉非堯舜道不陳 及其獻替可否之際允爲毅然丈夫
逮群孽之肆凶 風霜備嘗於肩徽忍言讒口之交誣 寶玉全
矢九死而靡悔 髭髮勝音於潛江可驗定力之深確 金甌卜
經火之後益殫匪躬之誠 將稱春秋之大法 立朝四十年事功
改絃之初允叶加額之望 獨負天地之常經 登遴數百言奏劄
以以近君德明教化六字 忠逆雜進於同朝沐浴而請 讜言不
專在卞聖誣嚴懲討一端 薰蕕難容於一罷去就以爭 奸骨遠
負其平生嗟蛾弩無時可已 當戊申起亂逆之辰始脤先事之鑑
寒於未死雖毒螫亦奈我何 至癸丑告休退之後靡懈戀闕之忱

素操不渝於始終　何年起亡鑑之歎展布未終於股肱　龍亡丹裏因聞於夷险　至今痛稱木之灾事業不朽於耳目　地坼虎逝久矣慕巷之罷春　將行禘廟之禮載涓吉辰　况先朝常欲天崩遠角鼎湖之抱釰　若論侑享之賢孰與元老　顧神道想無置於左右
聞於幽明云云

英宗配享文忠公趙文命教書　知製教林著喆製

吉日舉陞祔之儀肅訖祥制　猗明良相遇於當時
淸廟重配食之典用禘元臣　故祭祀與同於今日　惟卿山河間氣棟樑偉材

文章如炭玉精金早歲題蓮桂之榜 在帷幄而進篤言破朋之
風儀若瑞獜祥鳳清名動梧竹之扉 自葦布而憂百年病國之
章呂大防獨無私黨 特立衆咻之中 逮夫聖朝建五極之治
本范文正頗為良醫 遂拔乎黜于外 嘉乃宗臣同一德之休
嘗謂朋黨傾軋之私必禍國家而後已 主詞垣而掌丘兵其才則
乃以言議和平之故一畀時事而責成 由詮地而進三事其遇則
文武吉甫 作王室柱石之臣兼之以肺腑之親 無以平昔諫納
魚水孔明 哉戊申梟獍之亂加之以帶礪之盟 深懷權要並避
之心 章牘悤聱累引勳戚之嫌 酸鹹甘辛之同歸調劑苦心血
之意 契合昭融遂佩安危之責 東西南北之無所偏陂太公至

配享

誠〻 韓稚圭之憖勞國勢莫磐泰之安 雖風波相轉而不能撓砥
正 司馬光之持衡朝著清朔蜀之閧 雖水火懸殊而不能逃陶
柱之標 是以出入將相數三歲 殆一世止闘室之戈 猗歟五
甄之手 幾乎成就蕩平八九分 亦聲工趍推車之路 若其一
十年郅隆之化永貽違中之譏 惜世運方回之一變 遺章恨盛
二臣寅協之功亦賴倡始之功 惜卿志未卒之半途 中宸對季
顔之未瞻寔由謹畏本性 追寡躬扺承丕基 翼室之歲月屢
方而無瀞可見存沒殊私 而遺風緬懷良弼 箕尾之精靈云
改邦堪霜露之悲 玆當躋室之盛禮 尚非股肱合德之臣 輔
遐益切霖雨之想 宜擧侑享之彛章 曷膺芬苾同享之典 遑

佐歷數於昔日非之臣鄭云云於戲勳業愈熾 陪蕭當於豆籩君
逢最盛於先朝無出御右 典禮因循 衛陟降於殿楹風
臣一體云云
雲弄逢

文獻公鄭汝昌從祀文廟敎書 光海庚戌○ 柳夢寅製

軒皇出震觀象緯而則天 繩結乍解 龍圖授河 綠滃白檢述
史頡佐羲察蹄跡而取地 墳籍乃生[illegible] 龜書呈洛 金繩玉字表
斂華以運 制作雲興自姬公之才藝 維天地之紀綱 崇禮讓
夏殷之符 彝倫日耀原夫子之文章 鑿生民之耳目 篤父子

文廟從祀

而重仁義 昭揭斯文 極奠忽罷 韋孟氏紹嫡統於曾思 何
而正君臣 述標萬世 道籙誰傳 俾學子分逕蹊於理慾 卒
探轍而不過 寶筏迷流四海之狂瀾莫轉 天文啓禎而聚奎
蘊櫝而無施 土墻當面千秋之衆瞽難開 儒彥聯鑣而鳴道
濂洛塤唱 學經載勵 沿情性之玄賾 姚姬正脉決堙泒而莫
關閩箎應 虹橋亘海 遡天人之淵微 洙泗餘論航斷潢而直
下自此以後 邈矣東漢 先萬國而受日天理孔明 仁賢焉
造 有誰能承 眇芳徧隅 家上邦而襲治聖化攸曁 禮義之
有辭天下 檀木真人降于太白 立的臬而牖民 鴻儒鶚立於
爰自古初 浿都箕父来自商朝 列疇條而敷敎 碩士彙征於

從祀

世

時迺有崔致遠 揚掄詞林 掉鞅翰苑 薛聰 表章群籍 昭訓六經 崔冲 登明理窟 建幟道場 鄭夢周 學祖東土 道參宋賢 皆是羅麗之宗匠 翀称海邦之師儒 至于我朝 績似文德 春千秋羽成 治藻汀蘋蠲

禮樂於膠庠 祀享於釋菜 於是金宗直 早闡師道於阜比 玉顯斯學於絳帳 庶士雲輸 群才豹變 惟時卿

質潤珪璋 稟專光岳 天質玉成於誠孝 人品日將乎純明 鬢垂髫髮 頭生觭角 詔使著說 孝温揚譽 專〻格物 惺〻博文

誠意之方 約禮之事 鷄窓螢案積年之力 饔朝盬暮食貧之憂 不外參伋之書 豈變回夏之節 功深涵養多見 戒切操存不假

戕履之真 却牛肉而絶口 誠動乎神 傷糞徒傷於風樹 鼠
竊採之外 洒柱血而觸頭 孝徹乎俗 啜粥過毀於塊苫 蝎
壤餘蔬戒致誚於弃妹 作人以身根秀之諭斯切 岳陽溪山考
廬撤氐甘受癨於漏床 善誨不倦菁莪之澤普覃 齋卽簪笏折
盤酣樂 太學薦何蕃綽綽者雖多可聞 然揚名觀親之可忽
要灰心 田畝慶伊尹囂囂然不改其樂 而強仕從政之何遲
抗辭銅樓青宮動色 黃卷青箱追鵠袍而訪學 綠草啼禽訟庭
陶民花縣疊綬勞心 萱風菊月聚鶴髮而献戧 一琴瘦鶴行裝
閒岩 久榻冀於棘林 莊山美玉異彩隱於碌碌中 費明珠於
洒如 空竊首於桑梓 埋獄神刀奇氣浮斗牛之際 杜高鶱而

彈鵲 憸人之利舌如蜂 始嫁禍於詞賦 秦谷坑生儒服盡塡
載黶 廢主之狂威似虎 終肆暴於斧戕 唐庭露降清議樂投
於窮壤 一時名賢 或含鬚而伏斧鑕 黑吹邊城 非魑魅
於濁流 並就黨禁 或斫棺而戮屍骸 唯彼 玄冰胡塞 共鳥獸
其難處 萬死投荒惻色揚々如平昔 道與仇謀振古道患
而與居 七載就木旅魂匌々乎異鄉 於戲 才難世用在今何辭
孔孟棲々於道途 垂空言於後世 三木纏身
周邵遑々乎草野 卷斯道於當時 未有 萬里委骨 若此之甚也是
以先王 痛眞儒之罹禍 命師臣裒言行儒先錄所以成烋 洎夫
從祀
惜無辜而茹冤 數浚彌錫爵命右議政亦已追封

肱嘉而元首起哉 孔顔之學大明於時 玄胡神武之變 一陽
下交而其志同也 堯舜之隆可指其日 遽出聖明之朝 群陰
初生 人無不至衆口爭崇於鑠金 身一時之雖屈 大小群寮
盡剥 天未欲治孤忠竟底於折玉 道萬禩之愈神 中外多士
之進言非一二許 永言衛道之洪功 鸞停鵠峙怳如瞻其儀刑
之抗疏逾四十年 允合升配于文廟 日輝蘭芬亦足徵於文獻
念卿未盡布之志 元氣猶存 莫謂大業未究於當時
嗟予不同時之歎 斯文未喪 尚使遺風益振於來後

文元公李彦迪從祀文廟教書 光海庚戌

大賢之生不偶蔚為師儒之宗 庸示異數 惟卿間世挺生 天資
公論之定有時盡舉崇報之典 載吉端日 元精疏秀 聖人
暗合于道勇往不待師承 觀其終始獨得之妙 繼濂洛考亭之
可學而能力踐必由序進 最在明誠兩進之功 遇中仁明廟之
遺傳 庶幾宇禮樂期致萬世太平 何圖設施之未幾 履險蹈
盛際 克舜我君民恥見一夫不獲 遽見讒構之橫羅 動心忍
危身雖厄於顛沛 惟進修八規之書 反覆數千百語悉出愛君
性功不輟於斯須 及推演九經之義 首尾二十餘篇皆為妙道
憂國之誠 至如雜儀補遺諸說 論道德則無愧於古人 已有
精義之蘊 無非牖世立教之謨 語事功則可質於往聖 秪欠
從祀

先朝之嘉奬 議廊廟之未遑皆以舉措爲重 肆予特許褒崇
文廟之縟儀 勤章布之屢請愈見詢謀僉同 使人有所矜式
良辰吉日命攸司擧儀於國庠 扶植道脉 自東自西自北
潔牲薰爐遣禮官致告於家廟 鼓舞儒風 於戱 有德有言有功
自南四方無思不服
有烈千秋得與斯文

文成公李珥從祀文廟教書 肅宗壬戌○大提學李敏叙製

眞儒爲一世所宗固宜表章於國學 僉謀旣同 生稟星岳
公論待百年乃定詎緩從享於庙廡 縟儀斯擧 惟卿 道貫天人

霽月光風依然周子之洒落　資已極於高明　汎濫早歲人誰間
金鉼玉色允矣伯淳之渾成　氣又養以剛大　拔出迷塗勇實過
於張程　精思暗合於妙道　約禮博文而致顏淵之竭力　不待
於盲育　卓識洞見於大原　明體適用一遵考亭之成規　有非
師承自臻於堂奧　門路之正淵源之深斯其至矣　當宣廟之席
俗士敢窺於藩籬　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可謂兼之　宜志士之展
寤英髦　謀謨啓沃之盛前古罕聞　蓋欲格君爲致化之本　至
布罔業　契合知遇之隆舉世莫及　必以安民爲固國之畜　與
若彼朋黨而集人才　陳奏激烈率多流出於血誠　言行則至理
夫革弊政而講治法　潤色鋪張擧皆發輝於經術　志孚而委任

從祀

可復 驚謗人之中傷 養兵十萬誰識文靖之堅人 雖道之將
方專 痛皇天之速奪 假我數年庶與孔明之禮樂 亦沒而不
廢也命 門徒之在四方可知爲先生子貸 奚但卓越於近儒
亡者存 遺法之施後世何莫非大用宏綱 實是繼承於往哲
言猶在於簡冊光耀無窮 士類咸有所歸仰 是其功化之洋洋
澤未斬於搢紳誦法不鮮 國脉潛賴其延長 不啻事業之卓卓
易名贈爵褒隆旣盡於累朝 惟此泮宮腏食之禮重 經四紀
慕義懷賢享祀相望於下邑 未循章甫崇報之請勤 有二臣
而齊聲蓋見群情之允愜 天未終喪於斯文
而同德咸謂並配之是宜 事若有待於今日 玆以卿從祀于文廟

之廡擧先王所未遑者　嗟先儀之奠進九原難作　于以慰居於
非盛德孰能與焉　凜英爽之如在百歲奚遥　于以昭明於
衆心　夫子在上顔曾在下尚周旋而因逹
聖化　國人所式多士所依庶頣佑之靡忒

文簡公成渾從祀文廟教書　肅宗壬戌○大提
學金萬重製

眞儒繼五賢而興寔贅休明之化　三朝之遺意是遵　作雖列聖
公議待百年而定聿擧崇報之儀　擧國之顒望可慰　興起斯文
建庠序而盡導廸之方　作人之頌比于周王　逮宣廟之熈洽
褒儒先而爲誦法之地　聚奎之占軼彼宋室　見哲人之挺生

從祀

惟卿天分旣高 講明踐履交致其功 承家庭之訓而業則廣
門路最正 厭飫優游深造乎道 得麗澤之益而見愈明
理氣先後之分多昔賢之未發 蓋自退陶以來 立園東皐方覩
進退難易之際質前聖而無疑 允矣山斗之望 貝錦南箕竟嗟
明良之相須 行廢也命孟氏何尤於臧倉 袞衣之贈風動乎儒
經綸之莫展 顯晦有時程學復明於南宋 華扁之頌日揭乎黌
林 益驗天人之交勝 顧兩廡從享之未遑 良田莫重侑食之
舍 何嘗是非之不公 致四紀輿情之久菀 豈以一種醜正之
禮不念商量 姑且有俟 肆予三復遺編 天德王道尙規模之
言而有慼志 式至于今 蓋嘗細想餘烈 讜言嘉猷怳謦咳之

可尋　屬章甫之齋顏　公論不可以終泯　越稽宋淳佑之故事
相接　進卿士而博詢　盛典不可以終缺　遂與李文成而並陞
坡山石潭幾年朱張之講學　實惟國家太平之基　殆有天意
杏壇闕里今日游夏之差肩　非但中外多士之慶　豈容人謀
茲以卿從祀于文宣王廟廡於戲　有能翼聖人之道者方合躋聖
可以爲百世之師則是宜享百
人之庭　尚籍英靈之默佑
世之祀　庶見文敎之蔚興

從祀

文元公金長生從祀文廟敎書 肅宗丁酉○大提學宋相琦製

人君之表章正學所以正士趨 嚮儀將舉 予惟本朝 學校庠
聖廟之陞躋先賢所以明道統 公議僉同 治尚儒術 聰明豪
序之大倫道以化成 猗人文之極盛 早歲志學 言其宏深
傑之相望名世継出 逮宣廟而尤隆 惟卿 大賢爲師 語其篤實
則地負海涵之氣像 始自切問而近思 性命精微之蘊洞見大
則人一己百之工夫 終焉下學而上達 理氣先後之分益闡遺
尒年彌高而德邵 探討講論之功風動乎遠邇 以至輿禮疑
旨體既立而用行 玩賾沉潛之效日造乎高明 亦多毫分縷
文吉凶常變靡不折衷群言 望並山斗於一世 肆勤聖朝之
析鉅細尊卑舉皆沾被嘉惠 皎若日星於昏衢 俾作國人之

招延　正心誠意之學格君是先　嗟抱負之未究　菽粟之味方
稽式　天德王道之要為國何有　尚典刑之斯存　江漢以濯秋
帛之文莫云知貴者鮮　孔門四科德行居十哲之首　其功則総
陽以曝可見慕德之深　曾氏三省忠恕得一貫之傳　其化則範
往開來　英才樂育鉅儒多出於門墻　奚但一邦之誦法　雖眺
世敦俗　正道大明後學咸仰於標準　抑亦百代之師宗　而宗
贈無以復加　顧聖廡從享之禮咸曰其宜　與情久菀於三紀
報未稱其實　蓋文王致隆之論豈阿所好　衆籲彌亟於八方
從祀
不待廷議之博詢　証賢配正之習於彼何誅　玆以卿從祀文廟之
已有予志之先發　衛道崇儒之誠在今當盡

廡統緒相承於前哲 弄月吟風依然石潭之函丈 非盛德孰能
位序差次於文成 升堂入室恍若杏壇之攝齊 殆天意若或
與焉光儀莫接歎恨難起於九原 予以彰明聖化
相者享祀長存更命不祧於家廟 予以慰答衆心 於戲云云

文正公宋時烈從祀文廟敎書 英宗丙子○大提學南有容製

人君之表章斯學所以正士趨 而世敎豈曰少補 惟卿得賢爲師
聖廟之升躋前賢所以明道統 翊國論咸歸大同 信道不惑
惟淵源深故門路正上接石潭之嫡傳 力探閩洛之微奧洞見
以豪傑資有臨履功一準考亭之模範 志挽唐虞之熙皥蓋得

從祀

大路之原 故魚水契合之盛 謂扶植綱常莫若明尊周之義
聖人之任 自龍潛知遇之初 謂內外修攘必也先格君之心
謬衷擬遼薊之寒 尚想有爲之大志 際五百必興之期治教丕闡
鳳詔纖雨露之澤 暗契密勿之深猷 有千萬吾往之勇操履不渝
於彝則 日星耀九衢之昏 闢誠辭而正邦禮質諸古而無疑
於夷險 山斗均四海之仰 尊師道而勵士風到于今而受賜
年彌高而德彌邵 三朝之典刑獨存 英才樂育大儒継起於門墻
退則易而進則難 一世之汙隆是卜 宏範昭垂後學成圍於陶鑄
奚但一邦之誦法 院額特揭於華陽 御墨動璀燦之色 始也
允矣百代之師宗 廟享未遑於今日 士林激抑菀之情 今焉

三紀之請靳愈蓋緣愼重之意　是謂國人曰賢
八路之論歸正能爰崇報之章　果然大德必祀玆以卿云云

文正公宋浚吉從祀文廟教書 英宗丙子○大提學南有容製

惟天篤生真儒式資休明之教　玆循僉同之論　俾惟列聖　褒
大德必得常祀聿擧崇報之章　庸示尊尚之意　尤重斯文　表
崇先賢爲多士誦法之地　犄文教之旁流　惟卿早歲志道　資稟
章正學盡一世作新之方　有哲人之輩出　大賢爲師　門路
最高藹然天理明而人慾淨　湛索乎洙泗閩洛之緒餘多昔賢之
既正卓乎大本立而妙用行　剖析乎天人性命之微與質前聖而

未發　當聖祖側席之辰　講說屢感於天聽温諄範夫子之釋經
無疑　贊立園束帛之禮　謨猷動合於時宜剴切陸內相之論事
國恥莫雪於事為無一日忍忘痛冤　禮學足以範俗垂世必自
家計專在於尊周雖萬言不出修攘　正道足以闢淫距詖豈曰
修身　惟道之所被也廣　天若假年庶興孔明之禮樂　朝家之
好辯　亦歿而不忘者存　士多薰德孰傳紫陽之衣書　鄉社之
貤贈雖隆猶未盡闡學之道　肆文廟從享之論　三紀之請漸久
禋祀始遍尚有欽彰德之方　即舉國共公之議　八路之籲齊發

從祀

雖緣慎重之規　瞻寶墨於與院襲尚粤自先朝　禮則然矣　茲以
寧孤顒望之意　薦華籩於泮宮崇奉若待是日　奈在斯歟

卿云云 位亞賢師 瞻焉孔邇悅接黍月之胚懷 躋同道友 德必有隣宛對立雪之氣像 云云

文純公朴世采從祀文廟教書 英宗甲申○藝文提學尹汲製

儒林自一代之名載垂宏規 茲切曠感之懷 予惟列朝之治化
聖廡賜爲世之享爰舉盛儀 庸修崇報之典 尤重斯道之闡揚
庠序學校之是修丕彰文教 惟卿資禀甚醇 妙齡究洛閩之學
門路淵源之相継華出儒宗 卿工夫最篤 中歲堅立國之操
不資師承 尊主黜伯講義理於春秋 勤恳世道之托大賢昭臨
力探道奥 析縷分毫蔑疑難於經禮 沉潛義理之工未學有考

從祀

命之書　乃若五皇極家計　自古有國之危亡恒由朋比之習
德之所　蓋覩一黨字弊源　要令擧世之和協咸歸公正之塗
物我偏陂之消融義窃取於洪範　末路難平人自外於檃括　迨
彼此酸鹹之調劑言必稱乎文成　良工獨苦世孰窺其門屏　首
被靈考之簡知　四十年養德衛道之志博群書而嘉惠後生　殫
曆甲年之枚卜　第一奏扶倫立經之要排同席而嚴討乱賊　進
告后之悃四剏昌言　終始出處之義非中道而不由　嗟乎諸言
牖俗之文一通大誥　上下彌綸之功在後日而愈著　甚矣時象
之寢追　予方懋平蕩之治擬陶鑄於斯世　念四紀闡化之辰旣懷
之漸乖　卿常主保險論宛契合於同時　當一代會極之日尤表

想之恒切　雖院宇已遍於妥靈　與情久菀可見諸老之同聲
章之宜先　而俎豆尚闕於配聖　盛典未遑實出宏儒之必祀
遂致宋史之相感
詎緩敎禮之丞行　玆以卿云云

領議政盧守愼賜几杖敎書

壽舃在厥服注意方勤於作成　玆當私舊之日
老成有典刑寵錫宜隆於吾養　敢擧優老之章　惟卿資稟精醇
潛心乎窮理盡性學有淵源　廿載炎海寸璺不到於京師　苟先
肆力於含英咀華蔚爲文藻　萬卷青箱艱跌未離於石上　逮寡

賜几杖

王收召之命 旋登鼎司之尊 神功未宰人豈知月計之有餘
躬倚毗者深 今至十年之久 大德難名予方倚為岳而為重
頃罹荼毒之苦 七十慕終身是曰孝之至也 再入黃扉忠貞益
久致巖廊之虛 三年喪畢制豈非神所勞之 超升上座寔實允
懋於棐篤 方當輔台之辰 縱曰年齡之已暮 矧當一國之多
叶於輿情 豈宜奉身而去 尚嘉精力之猶強 實係百責之攸
艱 廷諭日歸於携貳誰與請之 共貞予與汝宜思弘濟其艱難
萃 邊圉屢驚於侵戎維其棘矣 用閔天越民盡謀裕猷於終始
薄將扶倚之具 隱烏皮而怡神起居方便於坐卧 寧將息之
卿共游息之資 執鳩飾而在手行止庶杖於扶持 冀永錫年

易安 非徒循乎故事 宜肩台老之一心
難老 信旣出於中心 永亮畢公之四世

領議政李元翼賜几杖敎書

知製敎趙
緯韓製

卿今老矣豈合趍走於朝 端由至欲 受誣流竄之幾年 江
予欲安之斯有几杖之錫 實非虛文 惟卿 羅危辛苦者爲狀 城
湖蓬蓽久滯北闕之青雲 惟其樹立之逈確 幸今天與而人歸
市巖廊未返東山之赤舃 不以夷險而易操 如欲國安而道泰
叨此丕業 肆於撥反之初 黎元憂喜何待察眉而知 爰靈首
盍收賢毗 先以登崇爲急 白首歸來允副加額之望 實荷服

揆之席 几有謀猷罔不予告 何意君實之繼遝 雖筋力氣涊
肱之良 事無大小悉以國從 遽告石碏之乃老 尚耳目精神
之咸晉 玆將佚老之資 赤藤堪把雖非西極之遺 據烏皮而
以未喪 以為取便之具 枯梧穩憑沓羨南郭之隱 携鳩像而
偃息為甚怡神 寔置彥博之座 云云於戲 國方倚卿宜倚几而治
起居欲令禁噎 用給蕭何之扶 卿實扶國可扶杖而安
國
卿

几杖

領府事柳溥賜几杖敎書

大提學趙絅製

文潞公懇辭告老德則邵而年則高　豈賢能獨之於當世　蓋自
宋神宗温詔請留賜之詩而錫之燕　而耆德莫逾於斯人　其在
古而猶然　惟卿從官惟勤心常戒於循墻　蔚乎見大臣體　何容
今而可忽　事上克忠志祇在于徇國　隱然有長者風　而進
量之休休　稽起謀國擬蕃邑之可憑　遜讓無異於文潞　懇勞
退之綽綽　告老乞閒顧氣力之尚健　寵數不及于神宗　許處
于事務之劇煩　榮養無間　況今几杖之令　豈但因循乎故例
守樞府之閑靜　勞逸則殊　實備尊安之具　所以愛惜於舊臣
當如留卿之愛君以輔台德
毋執祁奚之請老而有退心

領府事李景奭賜几杖教書 知製教南二星製

尊賢敬老王政之所當先　茲將殊錫惟卿孝友根天　司馬光一
倫禮加隆國典之不可闕　用優元老　文章經世　李文靖兩
箇誠字可行終身　惟其德尊當代　身倫當守險難蓋見樹立之
八中書未嘗害物　所以恩隆累朝　迹不安於廊廟只緣時勢之
愈確　嵩山大川切利何待於運動　故無申引年之忱　舊臣殆
全難　丹心白髮典刑尚賴於老成　猶未副致事之請　大事必
盡瞻靈光之獨存　而年齡踰耆之境　潞公八朝何安終日之侍
咨仲耆邑之光見　宜飭力為禮之時　石杳歸駕猶煩歲時之起

几杖

立
宜宗安老之儀 姬家舊制授素几於國賓 出入與共庶可
居以表尚德之意 漢代遺章頒玉杖於大耋 坐卧斯憑欲其
扶顛而持危 茲授卿於戲 齒爵尊於天下如卿更有幾人 尚殫忠
順神而便體 輕重佩於國家待卿夫豈偶爾 用答寵
智
光

右議政許穆賜几杖敎書 知製敎李夏鎭製

老者安之詎弛將護之念 所以優卿 惟卿自任經濟 早遊名相
禮則然矣爰申几杖之頒 聊用倫物 餘事文章 晩作寡人

之門昌黎之於李漢　深知經學之純　念昔禮論之植憤　當路
之佐西伯之於呂望　愈思倚毗之篤　賴卿正議之倡明　介石
睢盱邦免射影之弩　行裝中淸而中倫　迨當新服敢忘武德之
貞吉倦遊入室之戈　棲息某丘與某水　尚有舊臣不煩革軌之
一言付以風憲而郡邪匿形　仍登金甌之選　朝少微於北宸
三聘畀之銓衡而百職循度　俾專玉燭之調　耀三台於南極
黃扉赤舃　磨不磷涅不緇瞻砥柱而屹立　然由榮衛之戚德
白髮丹心　年彌高德彌卲儼靈光之獨存　累煩退休之深懇

几杖

誠非薄於宋帝未借李昉之小輿　頗玆養老之具　賜烏皮而便
禮有愧於唐宗猶歉魏徵之殊錫　寔是致敬之方　錫鳩杖而禁

身漢事蓋也　造次扶侍奚取灵壽之傍　既已告年於杖朝

噫周制存焉　息偃依倚可代枯梧之功　何妨論道而卧閤

六二

於戲扶將傾之大廈正須棟樑　勿爲筋力之禮

涉無津之巨川惟恃舟楫　勉進老成之謨

錦平尉朴弼成賜几杖教書 知製教李匡輔製

禮待儀賓卽國家親厚之意　茲稽舊章　潘南望族　符彩炯

安養耆耇亦王者尊尚之誠　用傍殊錫　惟卿寧陵館甥　眉宇安

明稟得星岳之秀　詩禮傳家遠襲文正文康之遺烈　友道朋興

重蔚然瑚璉之譽　忠貞繼世久被聖祖聖考之殊知　卽門則有

東平尉切偲自少絶禁髙之習 平居若儒生遊心於文史翰墨之
先正臣訓誨至今誦心經之書 自修如處子律身於規矩準繩之
內 專對異域而擀羅襲之章 國制所局奈沮宸猷之賁蹇 嵌
中 提舉諸司而想公平之政 老成尚存猶幸故事之訪 允
然四朝之歷事 綦樓之彩雲久空雖失君子之偕老 瑞芒祥輝
矣三尊之俱全 曾殿之靈光獨在永為國人之所瞻 渥顏華髮
宛田孫南之星曜 當銅闌初接之辰見至誠於献年之語 惟今
儼若地上之神仙 屬錦城三捷之日亦深意於慶壽之詩 而上
年恰滿於九旬 神明所佑從喜榮衛之不愆 向來宴需之賚奚
几杖
壽罕覯於近世 起居猶修宣堪筋力之為禮 每歲食物之頒不

表予心　肆以念舊之意　授素几於國賓西周之禮可攷　我朝
過例典　仍軫安老之方　頒玉杖於大耋東京之制足徵　名臣
以來雖或施於耆輔　若稽我穆陵盛時　留傳歌咏尚想洛社之
自古得此賜者幾人　乃有李清平故例　曠絕恩榮別是沁園之
盛儀　旣其地處之相似　依國典而催宣本非苟恵　茲授卿几杖
義事　矧今齡筮之尤高　降手書而俾諭豈可終辭
鳩刻隨身宜作不噎之祝　卿其以是扶持　朝班進退何煩趍走之
烏皮便體庶爲怡神之資　於焉憑倚　暮景優游益終高朗之
勞
德
於戲　九五福一曰壽理不僭於徵仁　女墟杳追撫往迹而愴傷
三百年拜見今事堪誇於匹美　西樓瞻望體舊眷於耆造

几杖

鶴城君揄賜几杖教書

當宁甲辰○內閣知
製教朴佑源製

於乎先烈之追述今辰何辰 盖予心方切於感舊 惟卿以蔦蘿親
巋然宗英之獨存前甲後甲 而殊錫特侈於曠前 享松栢壽
際甲歲誕聖之會籍屬璿潢 九耋康旺樂亭午之昌期 肆予祗
逮辰年御極之初秋躋緋玉 一心謙恭荷同庚之恩教 視卿特
承舊服 每歲扈蹕之時特命鈞佩之夙退 奚但王家敦懿親之
異諸宗 首歲饋老之典庸示庀廩之稍優 盖出乎日尊高年之
規 迺者新甲辰朝會 龍飛之寶甲重回予方感先王之位 惟
意 蟠然舊摠管入叅 鶴立之癯容不改卿又陪舊日之班 見

歲月之適符若不偶爾 纔大庭丹綸之誕敷 內帑百朋之錫特
羨墻而猶慕況於人乎 顧侍班黃髮之可貴 梨園一等之音要
亦優老之章 苟欲安鮐背鯢齒之老 扶杖朝堂者禮經之遺制
作飭喜之具 厥亦有烏几鳩杖之頒 據梧燕室尊者後之古規
於戱曰齒曰爵曰德焉可謂今世三達 臨殿陛而宣麻禮則然矣
是歲是月是日也所貴耆臣一人 命簪紳而赴席古有是不

左議政鄭琢致仕敎書

尚有老成方俟赤舃之返 心焉缺然 惟卿瑚璉器度 祈師友之
因居寵利益堅綠野之歸 念之深矣 愷悌神扶 藹家庭之

淵源所就旣卓 璣衡能創於妙歲 崎嶇告閣衆議莞所興嗟
誠孝欲掩循彰 藥籃亦知其餘事 拔擢薇垣同朝爲之甚喜
位愈高而心下 歲値龍蛇 宗社越在草莽憤極神人 肆同晷
年且尊而望隆 冦劇鴟突 筋力殫於馳驅忱識板蕩 幸得回
露 旣復舊疆固是皇靈之振 卿縱不言 置諸左右蓋因霖雨
鑾 廷續乃命孰非宰臣之勞 予嘉曰篤 託以腹心何煩夢卜
之思 倚毗斯重 鍾鼎非心 昧昧先朝之老 羊酒之問纔宣
之末 裨輔旣多 松楸結戀 翩翩二廟之南 霧靷之勳初定
俾長西樞逸局 何爲側席之時 挽六丁而志不可禁 敢卽蒼
致仕
庶見此 同盟 遽有懸車之請 舉一世而事固罕聞 章疏懇

罷有疑奚暫 白首菟裘勉副乃老之願
欵在禮則然云云於戲 丹心象魏應切亦憂之誠

領府事宋時烈致仕敎書

知製敎趙持謙製

所謂伊人於焉道遠卽凋雅承夕之絹 然念强拂勤恳之誠 旋
若其有德不得辭謝乃虞朝尚年之䂓 亦非禮待儒賢之道 寔
姑副休致之請
益切勉留之衷
惟卿純粹之資 接關洛淵源之緒允爲海東真儒
剛大之氣 自乾坤飜覆之初獨扶天下大義
始抱道於林壑若將終身 苟孝廟之殊遇 旧學卽同於甘盤
夙係望於安危未果忘世 與群賢而彙征 訏謨日進於前席

何待風沙之夢 晩膺末年之復延 受委軍國之務 風旨激擾
不啻魚水之歡 實著大志之肆奋 竭力開濟之蕃 機謨密勿
揭掌經而不泯 既挺砥柱之高標 風雲相感際會最盛於千秋
究秘乘而可徵 將著雲臺之偉績 乃釦先遺悲恨奄纏於百代
故寧考致欽眾篤 爰登庸於廟堂幾訪修攘之策 當幼冲在
思舊人益切有終 雖退處於田野不渝尊庇之忱 而奸邪為
疪嫖〻 彼譖者成是貝錦莫悟盜言之孔甘 惜兩朝契合之密
謀滄〻 吁嗟乎不承權與竟致荒裔之遠遯 俾六年幽囚之羅
予不及知 追堅氷之馴至 蓋保全若有所扶 取出徒授畀有
致仕
悔何可追 即漉雪之幸消 惟消長自無不復 迎碩輔旋歸自

北戒金柅之始跡　程叔子謫裡髭鬢不變昔日之容　非惟小子
東喜赤舄之復覲　真西山夜半陳論總是祈天之本　抑亦四方
咸悅悅披霧而扶雲　仍賓師之舊位　衛武維德之隅可取比於
瞻聆若祥麟而瑞鳳　倚元老之弘猷　傅說交修之益早著矣於
湛竹　縱少慰側席之思　在頃年入對之際祈請既至再三　久
商梅　何遽作初服之計　暨前冬赴召以來封章又過數十　許
西樞之閑適只體龍謙之心　予嘗以古人追先帝之義為望　言
東洛之優游奈非仰成之意　卿無舉大夫致其事之禮為言　顧
念時難因知攸濟　卿辭愈勤固有難於強迫　然見陳劄閱懇和
瞻朝著誰與有為　予意尤切所以久而遲細　爰諮僉議勉允請

致仕

於浹月 爲安旅邸之病懷 名遑故事縱月朔之一朝 惟其篤
於引年 姑從巽讓之雅意 道在相須頗晝日之三接 至於憂
棐之實自無間於始終 留輔寡德已知不食乎前言 卿豈忍弃
愛之悰亦豈異於前後 俾將微誠中諭如渴之至意 予則亟望
予而遐遁 頤養精神庶无妄之有喜 如國家政令之有疑當做
卿者深深 誠誨朝夕冀不遠之是匡 若朝廷利害之攸系宜效
漢帝之就問 入詣經幄之班可以繼此得見 業已遂遠恥而長
留相之進規 與聞籌司之事亦須在官者同 則何妨鞠躬而盡
廉 流年進暮固宜有休佚之請 莫謂懸車而退 常珍致優視
瘁 世運循環夫豈無轉移之會 終副得與之休 先揖及爵考

凡例而自別　重與大臣微士而講論　頻繁進參之節自有稟定
往典而當行　屢遣近侍冢宰而宣布　丁寧奏對之辭益見忠悃
之周詳　詢茲黃髮哲后之謀猷無愆　已令肩輿來造何
之悲惻　云云於戲　瞻彼中州君子之經綸非晩　無將手板付還便
閒金玉之音
起山林之興

頒府事南九萬致仕教書　權䓀製

收家髦於遯荒赤舃之返未幾　固知進退之非輕　肆颺渙綍
引國典於告老素履之徃難回　其奈去就之已決　庸褒遯嘉惟

金璞精英 公侯必復遠襲故家之風猷 楊淑郎執守堅正忠

卿山河間氣 師友相規夙被賢門之誘掖 范淳夫經術淹通文

諒得之天資 當妙齡發軔之始 講幄討論蔚有真學士之譽

章即其餘事 荷先朝虵簡之知 臺垣封駁凜然古爭臣之風

銓筆甄一代之品流 士論以為楷範 舊典與聞於釐新 蒲澗惠

繡衣任諸路之廉訪 人瘼賴其櫛爬 外補或寢於重內 棠茇夙

澤西京之父老追思 遐夫耿弼之嗣服 欲與之章奏忌劾遭奸

謫北門之鎖鑰增重 久矣故里之投閒 曲江之識慮深遠晰蓮

黨之陰中 及至沼灘之吏銜 擢長司馬士稱儒者之知兵 汜

鄙於將前 首膺詞垣之執耳 進陟台席眾喜賢人之當路 如

致仕

惜賢之精 任郯祁而無遠可慰乙夜之懷 巴江一棹飄然范景
成功之美 有國政則必聞何見辰告之益 都門駟馬賢哉疏大
仁以啟裝 茲須數心之誥 於戲 邦國艱虞予未堪茲多難 商河
夫之行色 庸責乞骸之方 江湖靜散卿獨占其長閑 杜祁
衛之弼臣 剖戒常勤於身退 卿豈懇然
公之循國憂喜不忘於家居 予所望者

領議政崔奎瑞致仕教書 知製教吳 遂元製

蘊寡躬惟一德之是仰方期初服之資至 與其徒縻以虛禮 乃
而苦心歷兩朝而罙堅勉循元臣之告老 曷若眷孚守至誠 庸

敭如綸 圭璋厥聞 遊於賢相國之門髫齡擬晏陽之匹志
褒介石 惟卿金玉其人 處乎崔文貞之里弱冠齊李杜之名 風
行端純家有蔡君謨之賢毋 即溫至嚴外則著謙恭之德 遂摘
儀爲爽人瞻韓稚圭之美髯 頗弱植固中實蘊執守之貞 仍發
髭於高科 原明講討經幄闡啓沃之功 抑章而任激揚之責在
軔於榮道 孟博澄清纁斧著廉按之效 抗章而明父卿之分亦
銓席秉筆之初 維揚故老猶傳步穗之舊謠 內外之歷試既遍
公論頹波之日 湖甸遺民尚誦常陰之餘化 聖明之眷眦愈深
而沁都次月之超班保障增重 居諫議則效封駁之誠盖罄誠
及燕山飲冰之行役蠻貊可行 霞廟奏而慎恩賞之重賓深惜

致仕

於墨勅 自亞卿而擬度支 天官高八座之位甄品益明 文章
斗繁纓 由上簡而擢司冦 藝苑主一代之盟粉黻載煥 罷度
雅潔若對冠冕珮玉之容 素著李文靖儉德蕭然旋馬之廳 嗟
莊凝何啻球璧琳琅之美 初非翟廷尉閑居猶是羅雀之巷 而
先朝未究厥用 一堅徑故雖六丁而莫撓 間朝周行縱勉膺乎
中年勇退急流 終朝不俟視萬鍾而若輕 旋尋故里益益堅於
恩旨 丹宸深惡教戒勤於匪懈 江湖屏居者廿年 晚歲林下
休退 素履深篤秩愈峻而必辭 天日逖違於瓊闕 一部床頭
自藻頤養之真 清風嫮節獨超世路之雌黃 全根長結莫陪耆
更有參同之訣 敢栒傾牆坐看宦海之風浪 脩門不還竟洒茂

社之遊　迨我大行之臨御　最事追思忍言小子之號泣　反新
陵之血　會值國勢之屯艱　血疏遥奏返遣群邪之遏沮　惟舊
化吏張思收黃髮之遯野　迨首尾三四年間幾殫心欲致之勤諭
人當任首膺金甌之卜名　瀝肝血數十章上莫回誓不渝之遯心
衮常雍容合端委於廊廟　御札親頒夢想長勞於丙枕　豈報
角中蕭洒情閑放於丘樊　危衷自罄暴露不憚於庚炎　欲處
主或弛於恍誠　何皇穹不吊我國　命遊莫攀痛穹壤之何極
義無異於前後　而五載薦罹大喪　老相入臨尚朝野之有依

致仕

周人咏碩膚之詩久歎飛鴻之遵渚　諒少慰於亦心　雖嚴廬呼
衛士有加類之喜爭遮一馬之來西　庶仰成於舊德　想寧王陟

擗之日亦覺悲喜于中 勤袞朝十行而語已竭 物色相江尚容
降之靈豈不怳豫乎上 限禁闥一步而辭益堅 咫尺楓陛詎元
星之杞座 至悃思效於本朝曾為先后 遂乃擺常格而不拘
老之沮顏 初心無何於辭爵復申令章 先許以軍銜而入對
近御床而執手雙淚泫然 千刼素游大老故來 猶至懇於釋負
瞻靈殿而叩心萬事已矣 一席君臣誠意藹蔚 申故典於引年
豈獨無几杖之儀肅修優老之典 可謂三達尊之俱兼縱全美
不欲加簪紱之累勉允謝事之忱 終許兩聖朝之所靳若有歉
於晩節 要言不煩深服一重字之為戒 卿既篤提耳之箴 悃
於予懷 聖訓斯訂殆同半部書之佐治 予可忽服膺之意 神

臨畢露嘉藥石之進規 而盛際似若有待 野舟虛植幾年洛波
精不衰喜髭鬓之勝昔 殆天意留以相予 靈光獨在是日雲逵
之龍臥 昔也休官少一紀於范鎮 不食與老成言予乃曲副
之鳳來 今焉引老多二年於孔戣 願得爲朝廷重卿且少留
有時肩輿之造朝 退肅廟思公之論予豈或忘 午橋之田園雖
可期便殿之賜接 想先王俟秋之音卿亦增痛 寅陛之星辰是
樂毋遂其歸 庇廩繼翔既軫旅邸之泚寒 云云 於戲 因山奄卜嗟
依詎忍便訣 門屛省喧爲安病裡之將攝 寶曆新承凜
日月之幾何 秪期國政之與議無大小而悉以就諮 向來殊遇
澗水之臨履 非復職事之相煩其進退而豈不有裕 中夜悲歌

致仕

詎忘追先帝之心　益殫共貞之義
想切泣孝宗之感　毋孤篤棐之誠

判府事閔鎭遠致仕敎書　知製敎李鳳翼製

恭己南面𩥋資予治　而進退豈不有裕
釋位西樞勉副卿懇　蓋君臣貴相知心　惟卿金玉之精　山河之氣　服名父
家庭之訓忠孝相傳　謙恭雅素折節有寒儒之風　士流莫不宗
道學之源流泒有自　正直誠忠竭心任世道之責　朝紳以爲楷
作自在小官之時已抱憂國忘家之志　筦鑰笛書藩府之布置
模及登崇班之後尤以鞠躬盡瘁爲期　機務規畫庙司之裁決

有法 忠言數陳利害禍福之不顧 當國勢危綴之辰 范景仁
得冝 直道三黜流離擯斥之何傷 著我卿忠愛之悃 趙汝愚
以鬚鬂盡白只爲宗祊 以許揚而爲目何其酷乎 逮至寡躬之
之腔血如丹可質鬼神 以唯諾而爲名吁亦甚矣 特召舊臣而
臨御 靈光獨存司馬返而衛士交喜 前後劄奏上陳 卿扶大
登庸 砥柱屹立李公入而朝儀始成 勤懇苦心中出 予蘄勉
義窮朝晛喻於群方 血忱斷斷可謂上徹於穹旻 不幸邦域之
從不欲提說於今日 時議紛紛未免再逐於嶺海 遽見亂逆之

致仕

繹騷 曲江之言始驗雖悔曷追 無稱與四臣同罪豈不過歟
猖狂 宣室之席久虛屢召不置 予欲以皇極爲治誰與共者

薑桂之性愈辣固知秉執之難回 益勤經綸之宣布 亦竭還朝
霖雨之思方深詎容耆德之遽退 幸值元老之歸來 黃髮遯野
縱慰加額之望 與其遠焉不親使之處外 肆稽引年之舊章
猶懷乞身之箚 曷若留之不遣許以授閑 庸副謝事之至願
文潞公之告老尚勝少年 庙謨時論雖難望一二聽裁 此實不
周元聖之留京不忘王室 畫接朝忝亦自宜頻頻晉對 須體必
得亡之舉 時勢已潰而無可做之形因知攸濟 惟眷待不替於
欲留之誠 嚮用未究而許丐閑之請予復疇依 想報效罔間於
始終 龍莊室而有稽疑之效敢侮老成 滄棄眾援不失為元祐
前後 席在山而有衛物之功窮幸國事 城市猶閑則何羨東門

完人
太傅云云於戲

左議政李台佐致仕教書 知製教曹命教製

人臣立朝蓋必以保全名節爲貴 薛公諸懸車之榮 前史所
聖上臨下不專以羈縻爵祿爲恩 是庸 戴經優賜几之典 古例則
美 予有一二臣同心非不念耆德之倚任 用獎高風 惟卿孝友
然 卿至六七請未已亦難孤暴景之丐閑 俾警頹俗 清白
天得名祖風猷士誦丁寧抗議之章 襲此前光 其心公誠
世傅賢父規範家莊桐湖講禮之書 擬以大受 其罷肱故周

致仕

以一　王文正之權衡允爲經國之耆蔡　德容沖襟賢愚皆悅
以通　范純仁之忠恕或稱儀世之鳳麟　簡鄙踈目弛張俱宜
拔足於汪渭盪滴之中虛舟自在　自其進退本末觀之　格君冪
全身於霜霆摧剝之後善刀而藏　一以敦實忠厚做了　通籌數
一義無先於端本得人　顧眷知粤自賓席　引羣材而待需則看
十年遂至於謀王衛國　伊心簡爰立台司　集衆善而爲用則看
藥籠之蓄蒼朮　不知牛李朔蜀之爲誰　忠於君者是與　心平氣
海量之納江河　殆非牟勃淡鼎之所及　利諸國則必行　言詢行
和雖異已無敢議者　是以小子之仰成　前顧府有賀日之操而
斂而臨事亦自沛然　雖守元老之持重　故海恩有補天之勲而

寔賴共貞於艱危　雖彌綸協贊若無赫然之蹟　三朝碩德獨爲
常稱包容於盛德　伊酸醎調和自有時哉之利　八載苦心無在
元祐除完人　迨前星耀震邸之日　卿心可質神明幾多眷係於
急流中勇退　驗昔年回泰運之言　人力能奪造化無謂取必於
中夜　華封之善禱果待擧騰頌於延頸　當國勢綴旒之時卿固
上天　鄰侯之宿願已畢今有辭於乞身　及儲位顯冊之後予何
有未忍訣者　固知六丁之難回　留之不遣始勉數年之姑徐
可不踐言乎　所以一劄之即允　浩然其歸反悔前日之成諾
藍田之章牘甚悉先戒式遵　煒煌十行之宸札　鴻鵠擧千里之
緜野之鍾皷雖閒我手如失　鄭重三字之寵名　燕冀貽萬年之

致仕

飛追矣高標之難及　曰大夫皆賢昔聞二疏父子　予雖惜亦焉
許奈此舊人之先歹　去神公不遠今見一門父凡　人則艷黃花
之去朝　懷胄遼之袖劍尚記座右之銘　憂民憂國何間
之保晩　云云於戲　醉便殿之法樽應結天上之德　以福以康所謂
處江湖之遠居庙堂之高
無軒冕而榮不導引而壽

判府事徐命膺致仕教書 當宁己亥○知製
教李時秀製

未七旬而告休在古有幾　責三守之華銜　惟卿受知聖祖　端儀
縱一疏而許副知臣莫如　沒十行之温諭　卿濟美先卿　遽文

督百僚之觀綽乎真宰相器 諫省初章慨有興禮樂之志 歷兩
貫五車之富粲然古作者風 經幄三晝不陳非堯舜之言 外三
銓而使四方利器錯節 瑩寶允協於詞垣 制作彬蔚克肖一代
藩而內八座平步亨衢 眷遇夙自於賓席 猶聞從容多賴雅論
之文明 東觀筆札奏稽古之新編 一自卿爲之樹立 昆季並
之開發 太室册章燦摹天之大手 深篤予心之倚毗 家國永
列於公卿恃如柱石 奎閣初除用觀文之故事 卿毋有滿盈戒
同於休戚待以腹心 金甌新卜修御筆之親題 予亦思終始全
俱之心 南城重寄曲循並讓之誠 豈意傳碩之一着 激乎地
安之道 西樞敬班特借優閒之地 反致彈墨之四騰 撫冷劫

致仕

之驚波孰主張是 使卿家而遭斯義理安在 昨省禮瀝血之章
之宿火欲堪滅卿 痛世道之至此處分遂嚴 非循例乞身之懇
與公遂初之訴蓋已在十年之前 其情危者其辭苦可見由中
若水永退之言奚但為近日之事 所望切則所感深寧不體下
快副懸車之願 諒卿衎衎之誠許奉朝請 平生讀書幾慕古
仍舉宣悖之儀 體予眷眷之意毋孤詢諮 此日須諾喜成晩
人之大節 雖黄不到於江湖同歐陽畝潁之歲
景之完名 於戲 寸丹長結於宸極想魏年戀闕之忱

功臣

請國功臣菁川府院君柳順汀教書 中宗丙寅

惟才智出於群哲旣成不世之功　玆乃公義　惟卿德兼剛柔詞
顧恩數稱其殊勳當擧非常之典　非予私情　量呑河海義
章凌儁乎一代韓柳讓其汪洋　志節卓犖而堅確　忠孝出於至
氣獨冠乎三軍孫吳避其智略　器局峻整而寬洪　風彩耀於衆
誠　斯文望若山斗　事業絶倫　蹇蹇有大臣體　早擢蒙正之
目　國家依如棟樑　文章餘事　恂恂眞君子人　俄遴杜牧之
魁科名聞北闕　掌絲綸於玉堂　摛辭則霞彩輝暎　專閫邊陲
書記望重南金　簪獬豸於栢府　抗論則霜威肅靖　敵俘旋拯

紀律明於列鎮九重無西顧之憂 秉銓而賢愚莫爽 然逸足
威稜振乎殊邦一方免南牧之患 攬輿而貪廉自分 尚利器
靡騁於康莊 頃屬天步之艱否 姦回是崇忠良委命於机肉
未試於盤錯 非特商罪之貫盈 婦言是用烝黎寄生於澤蕉
萬物不得其寧 神人共憤 擎天之巨手誰揮 方崇毅之在外
羣生莫遂其性 宗社幾危 撑邦之宏柱未立 逮司馬之入朝
都人舉為寒心 茲乃祖宗之陰騭 卿於是時 義形于色 思
衛士莫不加額 豈曰人謀之能為 志切反正 誠激于衷 憤
弘濟國亂 率左袒忠勇之徒 仗義氣而決策 掃氛沴俄頃之間
不顧身危 兼唾手慷慨之士 竭股肱而效忠 措國步磐石之上

收枚蕩橫奔之勢九河安流 翊予興運 繼傳陸宣漢之顯庸
止土崩絕岾之機四維再固 時乃茂功 底汾陽復唐之丕烈
蒼黃變爲蹈舞 尙非天地儲精 錫勇智之逞出 安能定危拯於
愁痛卽成謳歌 山岳鍾秀 使輔相乎海東 躋升平於
立談 予嘉乃德 帶礪旣盟於神明 德厚者賞懋 推
不日 日篤不忘 丹青宜示於寵錫 云云 於戲 業大者報崇 愼
誠策勳予旣披心腸而誕告
終如始卿其與國家而匹休

功臣

先國功臣海平府院君尹根壽敎書

宣祖己丑○

高敬命製

世不出之殊勲適當今日 慰祖宗九廟之靈 凡諸爵賞
古未有之偉事親見吾身 釋神人百年之憾 不恨纍章 惟卿
金玉之姿 以通經有用之學久綴延閣之班 遭逢雖忝於寡德
珪璋之望 以博古多聞之才屢侍宣室之問 簡拔實自乎先朝
歲考歷敭 念我國系之被玷 如天地罔莫高下之儀 茲皆
蔚有風績 特荷皇恩之辨誣 若日月快掃氛霧之積 亦越
六七聖陟降在帝黙佑於天 睠言昭雪之恩勤 愧予報答之微
二三臣奔走忘身曲爲之地 實在萬曆之初元 嘉乃忠勤之著
自恪奉周綸之後 頃蒙一帙之始頒 庶幾殆允於萬一 念卿
惟恭俟漢典之完 窃惜全書之未覩 未免顲茀於再三 知卿

功臣

有獨賢之嘆強之何敢　受命忘家　不借象譯之舌　待之禮
有殉國之志任之不疑　卿乃　奋袂登道　備達究屈之情　使乎命
有加焉　王疑而刪者敢憚三獻之勞　何啻金匱之莊　還史副
不辱也　鍾悲而擊之儆響一達之捷　忽墜鯨海之域　寶典閣
在京邸漢朝尚靳於內服　粵自前古以來　異氣上騰於析木
之秘府皇上優賜於下邦　氹有若今之懿　吉語旁達於青丘　是
皆由卿　盡瘁之誠著於夙夜　建此不世之奇功　顧予眇末　一
顧忠之悃格在窮蒼　膺此曠代之異數　與有榮光　萬
人仰成　按勳府之舊典　云云　帶礪山河敢渝載書之語　紀績旂
世永賴　疏海平之新封　丹青形像永觀即畫之辭　勒名彝

常 君臣一體 恩遇不替於始終 其寧惟永
鼎 於戲 休戚所同 勳勞克著於社稷 曰篤不忘

扈聖功臣鰲城府院君李恒福敎書

臨危見臣節 偉烈克敵於重恢 殿禮肇舉 組玆附海之黠虜
策命記功 宗祧賞允合於元祀 誕告用亶 始有射天之凶詐
未遂假道之請 虔刈我生民 蹂躪我八路 予爲國計而播越
即肆撤藩之謀 俘虜我丁壯 劉虔我三都 誰無家累之顧戀
事非得已 向微若干忠勤 疇衛予於顛越 惟 卿山岳降精 清德
世皆靡然 倫嘗終始艱險 孰適卿之賢勞 琪璘瑞世 雅量

素所蓄積　瞻聆者自絕邪心　文章之富夙稱高才　風彩自別
莫窺津涯　談笑而可鎮流俗　關節不通特其餘事　歲寒始驗
於平日　始自仁和門相隨泥露於千里　人心特以匡弼　夷險
其後凋　擢置大司馬獨任機務者數年　朝廷倚而為重　死生
不貳操比萬析而必東　及當蒼卒之際義不從君　卒賴皇靈之
惟一心若象星之拱北　迄今寤寐之間言猶在耳　式遏冠劍之
震疊　掃腥穢得還舊都　宗社再祀　存此小邦秋毫雖荷帝力
猖狂　集瘡痍載保吾圉　職貢重修　控于大國廟堂亦籍卿等
功臣
宣徒予一人以嘉　東晉創中興之業為有江左夷吾　卿在今
實惟我萬姓所賴　西漢美股肱之良用比周家方叔　光掩前

日其旨山川之舍諸不給不代入莫爭能纓儀既遂來
人抑亦祖宗之緩乃報德報功國有常典於戲明禮可稽如
牲載書寶鬼神以爲誓
帶若礪共休戚於無窮

宣武功臣德豊府院君李舜臣教書 宣祖甲辰

蓋臣之乂國家惟滅賊可以報主 予以備極哀榮 追舉茂典
聖王之奬勞代惟昭德可以酬勳 予以崇勵義烈 寔褒元功 予
循覽古初 將有板蕩之大亂致丞黎之虔劉 使其才全文武 智
灼觀往牒 必生雄傑之異人俾康濟乎屯否 識通機權 勇

功臣

足以挾萬人之能 捍衛社稷安國祚於幾亡 似周家再造 特
足以奪三軍之氣 用能盪殲鯨鯢挫敵勢於方熾 若唐室中興 仗
方伯之竭誠 豈容異代 天降割於我邦 痛九廟之腥穢 無以
李郭之協策 專美斯人 予未堪於多難 哀八路之芟夷無全
擧顔 嚋敎整旅而赴急 慷慨輸擊楫之忠 孰爲祖逖之奮義
惕慮 莫肯殉節而捐軀 感激洒登舟之游 賴有溫嶠之誓師
方賊艦之直指湖南 向非累捷將毒痛于炎維 保壃埸而莫重
獨水兵之沮遏海道 若逞凶鋒必禍迫于西鄙 集敵亡而摧舟
恢之業 是豈特名震於戎垣 言念英槩 秉衆勇於山西
擧之鋒 抑可謂勳冠於恢運 特跡異恩 惟卿 傳異書於濟北

胎谷變化謀出鬼而入神　早歲定遠之投筆　及遴才於韜鈐
手斡風雲氣軒天而撼地　餘事養叔之穿楊　爰展效於障塞
威行區脫擒羯酋而靖邊　縱白衣之杜律　泉源剖符稍播於政
秋熟營田防鹿島而却虜　蒙黃閣之賞能　洪州授履未試於敎
實遂自炎興之命戎　參神飯飛艘之制　翊爲邑舡　凜若常對
倏驟開左海之幕府　蒐習流擊櫂之夫　嚴簡虎士　屹然如恃
大敵　逮剋寇罷吞　汗流湖右之節鎭　鐵軸牙檣鼓陽侯而耀
長城　但巨渠豕突　駭奔常郡之閫臣　熊幢羽旆撇天吳而折
武　寧與賊而俱生　玉浦奮擊天宇爲之霽氛　虓彈迸軀而色
衛　顧爲臣而致死　露梁鏖糟滄海爲之變血　炮火熏身而目

不動 遂殲萬艘之班衣俾戢其荐食 雖天討斯行克掃蕩乎卉
不撓 吏活三漢之赤子熟較其雋功 然賊衆卷遁寔震疊乎戈
服 乃授統部之權 軍鋒丕振於服遠方慴於殊鄰 迄致艅
船 乃餙風寒之偷 朝命或廢於知難即埋究於酆獄 良由庙
艎之失木 予慚自乎貞良亟還師柄 掇拾灰燼之餘 十三樓
笙之平宜 卿益勵乎忠憤直抵寧津 收合瘡殘之卒 百萬遊
檣纜結營於洋前 督戎旃於深入 立盾避丸陳璘嘆其制變
魂俄染血於波上 協天將而前驅 塗甲冒火季金服其出奇
待柱標於扶桑 何意神歸於箕尾 哭卿之淚當撤泉 魁台增
坐銷祲於黑蜃 遠然星隕於黃龍 哀卿以懷常底念 香火翔

秩俾慰其明靈 迨茲定封之日 鼎彝勳名冠群公而揚蹤 列祠蓋盡其酬答 追畀表功之章 丹青繪像首諸賢而紀庸 蹟三壤之胙嘗 恩綸煥丹錫侔乎臧獲土田 傳萬葉而毋替一等之元祀 鐵券丹書宥及乎子孫苗裔 誓百代而勿忘 云云

於戲礪山帶河縱俎馬血之同歃 一
雲臺烟閣儼覩燕頌之若生 云云

扈聖功臣全陽府院君柳永慶教書 宋駿製

執羈靮而從之惟臣子殉國之義 茲當定功之辰 惟卿誓最先見
加名數而懋乃繫帝王礪世之權 庸舉酬勞之典 極栢後凋

功臣

膺雀環之奇祥夙稱公輔之器 確一節而不回 叢緣寡昧之
奮鵬程之逸翮久侍絲幄之班 試百為而益辦 而致喪亂之
失德 始予有去邠之行 揮涕承命寸心不移於險艱 滔滔百
滔天 委卿以前路之事 匹馬兼程七尺遑恤於跋涉 衘衘一
僚之相失 設施動裨於艱危紓眷奉天之陸贄 晉扶銀臺克允
介芳從予 忠勤已著於糾合係望江左之夷吾 觀風玉節始壯
北斗之喉舌 逮予回蹕之初 盈庭群議皆懷姑息之謀 西賊
西海之藩屏 遂有講和之說 立朝敢言獨堅復讎之志 關中
為仲淹破膽 山公之啓事屢陳淑慝難逃於藻鑑 念今撥亂之
賴蕭何轉漕 眉獅之德望愈重朝野共叶於具瞻 由卿扈衛之

功 風餐露宿備嘗險阻艱難 書之盟府詎足以稱揚茂勳 哉
績 晝營夜思殫竭腎腸心腹 勤諸景鍾其何能褒錄大節 恩
定再經於廊廟
數寔稽於彝章 云云

靖社功臣昇平府院君金瑬教書 仁祖癸亥

太甲居桐孟氏許伊尹之志 爵邑是疇丕賞一代之元功 顧
中宗改玉王室賴霍光之忠 是以 社稷爲重昭示萬世之定論 於
今成烈 惟 卿名將之孫 自少素抱磊落奇偉之節 經取大科
古有光 忠臣之子 生平不負光明正大之心 進秉直筆

功臣

簉乎韋匡儒雅之列 暫輟玉堂之班 邑政一歸於整理 頃者
蔚然頻收英雄之姿 久負銅符之化 官資屢擢於褒崇
國值中否之辰 內而嬖孽狐媚 禍始媒於弟兄 尊號加貶削
天垂大革之象 外則奸凶蝟起 災終延於母后 深宮成幽閉
之辱 彝倫晦盲 人民變爲禽獸 肆我祖宗在天之靈 倡率同
心居 亂賊覬覦 宗祧視若平碁 咸稱忠義殉國之擧 分成助
志之士 日月在上 鬼神在傍 曷敢自爲身計 整乾坤於板蕩之
順之軍 天命已改 人心已去 不忍坐視國亡 昭倫紀於熄滅之
中 豈惟一人有慶 五王協謀 咸推東之爲能 首云云 蹤乎陽一
後 實乃舊邦維新 十亂同德 獨稱太公之膺揚 擬營丘百

曲之封　制悉從乎舊典　建非常之勳故有非常之報

里之隂　儀匪刱於今章　於戲　思無疆之恤始享無疆之休

振武功臣玉城府院君張晩敎書

仁祖甲子○大提學李植製

干戈省躬適當艱危之會　旋中血牲之盟　惟卿資兼忠勇　乘韜斧鉞制閫施覩克復之休　用酧汗馬之績　業茂經綸　納言建旂不但文武爲憲　有練達時務之才　入稱支厦巨棟　屬寡躬之承祧　西郊推轂肇新遣師之儀　方期殄寇之外慴　梟音胥而起釁　上郡屯兵屢陳伏莽之策　詎料逆豎之內猜　蠆尾

司直實惟左右俱宜　有包擧衆善之量　世倚衛國長城　暨郡

不悛侯景挾臨賀之釁 神策之軍未回 顛隮之勢間不容毛
有毒祿山籍幽燕之資 潼關之阨先潰 露泥之行言之痛胷
卿當此際 兵雖摠於韜鈐 盃酹投水早得士卒之懽 披其角
事有至難 禍已深於肘掖 尺檄生風益勵忠氣之氣 置以腹
距 持危則隱若泰山 雖成敗利鈍一日百端 克奏鞍峴之捷
心 決幾則轉如圓石 然發縱指揮有進無退 終始膏街之梟
廟貌重安 知人善使予何有於鑑衡 以百年未聞之變 國
王靈再振 受命忘身卿實殫其心力 成一代無前之勳 天

功臣

有虎臣更何憂於江左 分茅土以定封 雲臺列像名高角宿之
生李晟期永扶於唐家 指山河以明誓 繡袞臨戎位並台垣之

纒几茲罷數
次卷稽彝章 於戲云云

振武功臣副元帥宜春君南以興教書 仁祖甲子○知製教鄭百昌製

危疑之際貞節乃彰 干戈衛社臣子所以急難 茲遵旧軌
板蕩之中奇功始著 是故 茅土流封國家所以懋賞 聿舉新章
惟
卿學釖而耻一人敵 神樞妙筭有禦侮制勝之略 始發跡於
投筆而慕萬里侯 膂力拳勇有戡險靖亂之材 遂策名於
行間 屢典大邑威惠並行 頃當采微之役 強虜臨江方深南
閫外 荐歷雄藩緩急足恃 益勵裹革之心 烈士乘障暫紓西

妝之警　何畐射日之凶　顧念懿德　蘇峻之發　歷陽事易蹉跌
顧之憂　忽搆滔天之逆　自致亂階　桓玄之至姑孰　衆自驚疑
竟招犯闕之灾　國倚上將扞我于艱　忠義之氣足以激厲卑
遂罹难宫之厄　卿主中權　敵王所愾　雄傑之風足以懾服狂
羸　先顏披甲而上馬　惟其夷險一心深明逆順　時有屈仲當
御　太真涕泣而登舟　是以跋涉千里力辨存亡　功無先後叶
銳俱發　地利勝而人謀和　克奏河陽之捷　邦命重新　忘身殉
力同徂　軍聲壯而主威振　迄成鄗塢之誅　廟貌如故　紀績疇
國既勤鍾鼎之銘　丹青繪像　崇班峻秩　官居一品之尊
盾　吏申山河之誓　竹帛垂名　大纛高牙　位亞元戎之次　於戲云

功臣

云

昭武功臣豊寧君洪寶教書 仁祖丁卯○大提學李景奭製

除凶靖乱而節義著 決幾奮威而智勇彰 若乃當豕突之時戮力猶易 即鴟張之始挺身尤難 載籍彝章 用酬茂代 惟卿家彝孝友 天資剛明 在筮仕之初足見材局 逮反正之後嘗擢蒐科 報國誠心與同志而相勖 治民政績試分憂而最優 頃者國步甫危 逆豎猝起 惟其盜名者久 是以惑衆者深 罪狀朝廷方伯見而罔覺 掠奪鎰伏府庫破而無禁

功臣

達大將之旗 狼猵聚族 締結遠邇之凶徒 禍迫頃刻 幸決策
動一境之卒 蚊蚋成群 跳踉咫尺之巖邑 人莫誰何 曾不日
之賴卿 精神滿腹 倉卒中馳奏周詳 部分節制 締有良將之風
而就縛 才略兼人 急遽間傳檄纖悉 布發驅馳 旋覺妖氛之豁
蓋自去年胡虜辨駕元侯 若使當時移一步地 凜凜精忠垂
素是平日撫綏能得死力 未必不為貽三輔憂 豈豈膽勇札
以卑而無愧 義形丹青 河東特名予乃峻之大夫 其賞未塞
古今而罕儔 功存社稷 鄧侯獨多莫與爭其位次 曰篤不忘
鐵券踈封 高名冠乎諸將 云云於戲 凶奴未亡 尚益勉於報效
雲臺列像 大勳集於儒生 文武為憲 永無替於始終

寧社功臣陽陵君許樀教書

仁祖戊辰○知製教趙絅製

先事候情幸罪人之斯得　玆加封爵之榮　惟卿家族閥閱　詞藻
論功定次莫與汝而爭能　適彰褒嘉之典　卿世篤忠貞　誠心
文華乃其餘事　事蹇身伸來丘窮於韓愈　惟食息不忘乎君
義氣足以感人　名高官滯老三世之馮唐　故尋常所憂者國
當大憝媢出之日已嘿察其頻呻　乃於擧事之際先朝豫畜　惟
逮群渠濟惡之秋遂潛偵其動息　卽以逆出之謀兆書上變　故
其疾病之嬰體　容通勳盟懷機牙於未動　裹甲入門者亂伏而
使心腹而無程　急捕凶黨網蟲蟻其何逃　稱兵抵漢者魚駭而

訖傳 元凶伏辜街漲鯨鯢之血 苟非卿忠國已危矣 以曲堗
爭逋 餘孽受戮肉餧鴟鵶之腸 欽有今日誰之力耶 肆敍縱
徙薪之功宜居焦爛之下 責期罔之訖封勳是第一 斯疏爵而
指示之績宜在逆殺之先 蕭鄭侯之食邑誰謂獨多 用分勞而
貴之 云云於戲 有臣於此 泰山黃河帶礪之盟猶在
嘉乃 為國守何 雲臺烟閣畵畫之意可忘

寧國功臣綾川君具 教書 仁祖丙戌○知製教南翊製

予惟 禍起蕭墻非忠貞無以靖亂 是知 戮力除凶斯人臣之大義
功存社稷非勳名無以酬勞 畵形歃血亦國家之彝章

非予敢私 惟
卿英風烈烈 以喬木之世家聯親肺腑 惟忠勇已
有古即角 武略恢恢 以大樹之名將作我股肱 而勤勩益
著於資讜之時 及躋司馬之長 不料賊臣謂其人才有效謬
憚於臨亂之日 兼掌摠戎之師 近出相府 果以尉丞之心稔
麗崩寄命之襄 扈衛權柄 籍以聚其奸徒 至於禁旅吏番以中
王敦群忌之惡 守禦軍需取之養其死士 暨乎山城同逆之外
謀已部分 聞變於夜 李多祚之將兵適在此際 八扈
撥 禍在頃刻 時
卿遑待乎朝 陳承相之念患宜急交歡 出捕
而令嚴如熊 罷出巨骨 固敢遁逃 神人洩憤 玆誠不世之勞
而勢成縛虎 亂領妖腰即就誅戮 宗社獲安 可無非常之典

功臣

云云 爵號仍舊 魏其竇嬰亦成平呉之績 故前日後日之勳庸
寵册維新 絳侯周勃復樹誅呂之功 卽二等一等之封拜
何靳再錫 而卿豈忘報乎 指山河而申誓毋忘斯言
俱叶衆心 在予不可已者 於戲云云 處富貴而思艱益勵乃節

保社功臣淸城府院君金錫胄教書

肅宗庚申○知製教崔錫鼎製

忠臣之誅無禮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 古有社稷之臣如卿近矣
明主之賞有功於國以帶礪而誓山河 況當危急之際厥功茂焉
爰遡茅一之遠制 周管叔之身居懿親而兄弟同惡 內竊督
用侈分三之名數 晋欒氏之久執國命而子父稔凶 外莊巖

府之重權　潛布心腹左右皆相國之人　部分已定　賊謀言之
邑之精卒　馴致霜氷亂賊非朝夕之故　犒饗緩行　決策凜乎
痛心　爲非吞伐溫之義惟卿先賢詩禮之家　有包擧衆善之量
危疑　孰能成安劉之功　世臣卿相之胄　有剸劇處務之才
而識見甚明　歆乎華晋　非因肺腑之親　名高藝苑由大雅而
而精神不露　粤自先朝　自致雲霄之上　智闡戎韜摠中兵而
提衡　諮其所存則經文而緯武　頃當群孽之滔天　毅然見悍
受鉞　觀其所處則與戚而同休　賴有介臣之體國　確乎不撓
如猛獸之在山　忠雖篤於宗祊　事有至難　以沈幾之先物而
若巨防之制水　憂乃廹於蕭墻　禍且不測　以摘伏之如神而

功臣

指揮爪牙 陳平深計不待陸生之微言 幸急變先聞於中夜
偵察狐鼠 温嶠純忠盡得武昌之陰事 而奸狀莫逃於炭書
亂領妖腰咸膏齊斧 會单列而討朝鱉賴周室之伯舅 九鼎無
陰氛悪祲於廓乾文 監齊趙而誅濞不獨漢代之王孫 五庙有
震撓之虞 既著非常之績 迸折奸萌禍亂不勞於武定 云云 紀
靈長之慶 寧靳懋賞之規 先論裴縱位次無讓於文終 留
功列於旂常儀加鐵券 申之以血牲
形像於繪素事先雲全 胙之以茅土 於戲云云

揚武功臣海恩府院君吳命恒教書 英宗戊申□知製
教中致謹製

周宣繼文謨武烈之休時則有召穆公爲之佐 頌揚洋ㄷ式昭江
唐憲復貞觀開元之盛時則有裴晉公爲之臣 勲名赫ㄷ載著淮
漢之詠 肆中興撥亂之昌辰 眇予叨承宇丕績 先王之恵戒
西之碑 有一代紀功之盛事 維時適丁千多難 孼臣之誑吾
黎民莫非角極 凶言自相譸張蓋非一朝一夕之故 天將聚而
赤子曾是不害 逆謀遂至猖獗輒肆無父無君之心 國有恃而
盡殲殆同欒氏之殺晉 圻甸之急變初聞總賴耆獻扶鼎之力
無恐誰爲棠公之存鄭 湖關之凶報繼至實有人心解尾之形
方事之殷 中朝發歎嗟周行孰恤予家 以故家喬木之名閥
罔知攸濟 半夜請行惟吾公甚強人意 惟卿稟高山鉅谷之偉姿

功臣

襲先組於宗臣早著綣縺之美　盖精神氣脉之相傳　居家至
微餘風於宅相允叶撫頂之期　亦耳目濡染者有素　事主危
行啜菽粥而終三年　既內外之歷試　戇直無朋呂大防之素守
恍閱夷險而礪一節　復文武之兼資　敦厚如勃韓稚圭之雅望
愈確　擢銓衡於吏化之初　廸簡非偶　固知板蕩之忱臣　威望
彌隆　授戎兵於無事之際　注意則深　果別盤錯之利器　號令
若郭尚父挺身出渭北以即　握手誓衆　部五慷投醪之恩　赤丸
如周亞夫決策制山東之變　曳足觀兵　將士感與疾之義　白羽
交急而刀斗無譁　謂將軍從天而降　疾趨而據北山　得批亢擣
一揮而旌旗變彩　震王孫如雷之威　鼓行而出井陘　若轉石決

虗之術　滔師伐謀先人有奪人之氣　安竹之屯壘於空載見狹
水之形　決機乘勝善戰收不戰之功　崩嶠之氛祲俄歇無復孽
兌之盪穴　疲窗無前　張元帥請蓬适之亂尚貽犯闕之憂　三
拆之憑丘　勳亦不世　曹相國剪施爰之凶亦煩逾時之役　一
旬即定歎千羽之猶遲　都民鼎沸而施定寔賴江左虎吾　維嘉
軍俱完喜斧折之罔缺　廟社震搖而再安咸曰天生李晟　故懋
縉尚多于前輩　誓指山河　釖履十八之列鄗侯獨多　文昭
賞宜舉乎舊典云云　名加等上　雲金四七之形鄧公為首　志催
武暢苑為一世之元尾　汝淮不代　字嘉乃勳於戲南樓露布氏
功高爛焉四字之華衮　人莫與爭　曰篤不忘　東閣宣麻庸

功臣

舉百年之盛儀 執干戈而衛社稷旣效捍衆之勞 安不忘危治
寄三事之丕責 整紳笏而措國家効卒救時之業 濟則作舟旱
不忘亂此誠何時 庶毋墜乎勸勵
則作霖惟汝予弼 期永底于泰寧

靖社振武功臣頒軸敎書 仁祖甲子

多難樹功載奮重恢之運 予非敢私 屬昏期之方虐 力扶彝
大庭數命爰疏五等之封 厥有常制 痛蠡賊之內訌 手拯塗
倫思纘十二聖緒 幸賴匪躬之臣 輸忠協策靖垂亡之宗祧
炭庶濟億兆生靈 爭懷殉國之志 仗義誅殘復久廢之母后

洗三韓之日月　迎伐安劉出平勃之深訐　氣槩契合風雲　逮
揭萬世之綱常　攀鱗附翼知鄧耿之純誠　英辯塞乎天壤　乘
夫逆竪之猖獗　蘇峻連兵遽迫犯京之勢　乃瞻諸將之勤王
我戎備之踈虞　祿山稱亂未免遷蜀之行　咸奮一心而敵愾
潛師直擣與士衆而忘身　快雪神人之憤　天生李晟喜唐社之
滅賊朝餐致凶渠之授首　淨掃宮禁之塵　世有溫嶠幸晉室之
無恙　茲並曠代之勲　臨危效節諒不愧於古人　恩加祖考
再安　合施疇庸之典　列爵分茅顧何吝於今日　宥及子孫
錫以茅宅土田　銅盤赤血旣申牲璧之盟　勤高名於鍾鼎盛業
副以臧獲鞍馬　鐵券丹書更煥彝金之畫　紀一德於旂常徽猷

功臣

可徵　　山河帶礪庶無替於始終　克體予意
益茂　云云　於戲　國家安危義實同於休戚　永肩乃心

昭武寧社兩功臣頒軸敎書

仁祖戊辰○大提學張維製

人臣竭其忠勞旣著旂賞之績　式叙彝章　念予眇質　政敎失
國家報以慶賞爰申帶礪之盟　仍敷大[illegible]　丕此丕基　盛靈未
宜生民不迪恒性　雖云否泰所關　但盜草莽之妖竪　罪狀朝
振逆節屢犯常刑　罔非諒德之致　敢逞梟獍之禍心　毆脅守
廷意實在於匪望　幸賴良牧之存忠　掃蜂蠆之搖毒　遂靖一方
寧勢已成於難圖　兼有諸將之協力　執鯨鯢以行誅　用殲元惡

神人殘憤以至孝立之忘怯 連結宦侍稔諜於肘腋之間
京輔解嚴 寶與仁居而締搆 扇動禁兵伏戎於爪牙之列
犯闕之期垂迫 眷言忠貞 炳先幾而刺察摘伏如神 陰謀既
焚廟之計將成 悉出蹤遠 屬勳寧而周防狂奔盡氣 大難自
破 九鼎無虧鯢之雲 縛胡倩於傳舍事類廣明之禽奸 玆皆
消 五廟有靈長之慶 拒霍氏於禁門功自平通之言狀 豈否
社稷是賴 列三等而疏榮 眷以田僮菁宅 告于神祇共牲書
封爵之恩 揭二豨而錫命 施及祖考子孫 畫其形像燦攀閣
之盟歃 畢舉縟儀
之丹青 皆遵彝典 於戲云云

寧國功臣頒軸教書

仁祖丙戌○大提學李植製

夷凶靖亂人臣之大勳　茲申帶礪之誓　永言寡昧之姿　壇域
顯忠酬勞國家之令典　式敷渙汗之音　遭此屯厄之會　撫禦
多釁蟊賊因以內訌　雖亂萌隨發即剪　不啻將相之班　積驕成
卒方狂猘由之上僭　頑予躬省愆有慚　乃伏梟獍之惡　抵隙蹈
惡久稔無厭之心　憑城社而竄慝　連內外守禦之軍　形勢交煽
瑕敢懷匪望之計　倒千將而弄兵　戒朝日牛酒之饗　事機垂成
　尚賴爪牙之刺奸　犯闕之謀既淺　日舒風揮氛祲大滌　渠
而致股肱之協策　衷甲之變自銷　雷轟電震魑魅莫逃　群

功臣

魁快殲 無亡矢遺鏃之費鯨鯢就京觀之封 苟非忠貞之效力
黨盡磔 轉一髮千斤之危宗社有磐石之固 曷膺封爵之疏榮
餘有萑苻之徒 綠林青谿之聚宣惟攻剽州閭 以國家威信
實滋蜂蠆之毒 狐叢魚腹之妖敢欲侵軼京甸 伊碪斧誅討
之已著 雖發告初上於一人 並前後而叙秩 田宅民人依等
之不留 然功令允合於三等 均大小而施恩 犀金緋紫煥雲
上之名數 推及父母子孫 消日辰以將事
臺之儀形 舉象封贈恩澤 告神祇以歃盟於戲云云

保社功臣復勳頒軸教書

肅宗甲戌○大提
學吳道一製

功臣

朋讒售而勳盟草久致公議之靡伸 重申帶礪之誓 念予嗣歷
國是定而彝典修寔由予衷之自斷 誕敷綍綸之音 寔惟在沖
服之初 紛敦爰於近戚馴致亂階之釀成 敢蓄吠日之凶詐
眇之日 謬委權於奸臣莫察禍兆之潛伏 仍成歃血之密盟
開督府而典兵勢威益熾 賴有一二肺腑之臣 費盡機密之筭
藉邊境而稱亂事機垂成 指使左右爪牙之輩 密得陰秘之情
廣加詗探 陳丞相之深念期樹剪呂之功 果然急書之遽上
舉効勞勩 愽陸侯之純誠無切扶漢之志 以致天討之並行
頤宗祧之靈長縱緣垂休效職 肆推懋賞之恩 須鐵券於盟府載
微股肱之忠藎詎能勘亂濟屯 爰擧紀功之典 煥繪事於雲臺寔

學吳道一製

侈縟儀 寵渥加隆於偉烈 勗以共貞 須當權幸之進 孫情伏
遵故制 錫賚並及於微勞 嘉與同慶 欲逞熒惑之謀 輸忠衛
法之徒 目之以究獄 陰謀畢露而莫逃 則反曰寃遣說客 乃敢
社之事 誣之以偽勳 叛狀昭著而難掩 則至謂故挑邪心 肆行
巧爲構捏之言 亶由寡昧之蔽惑 終售禍機 忍說析揚之酷
曲庇亡逆之計 坐受讒邪之欺誣 竟投慈杼 莫白泉壤之冤
山河之舊盟已渝 屬茲更張之日 亟將忘君護賊之臣 分輕重
中外之輿情積憤 卽發悔悟之端 重修報勞褒忠之典 序等級
而畀之爵 恩綸渙宣 名數復加於茅土 不惟衆狂之畢洩 神人
而申以盟 威儀昭揭 形像又入於丹青 抑亦國體之自正 朝野

香怏同休云云於戲人心久鬱則必伸載啓亨嘉之會天道有否而終泰寧無轉移之機云云

揚武功臣頒軸教書

英宗戊申○藝文提學徐命均製

凶孽寔而禍亂平載近休慶乃睠內外之周旋永言近日之變宗社安而忠勞著盍擧彝章遂定十八之位次實是前史所無凶言譸張益襲孽臣之遺計通衢掛不道之書悖亂若是輦轂之羌胡潛莊敢畜內變醜類糾結暗挑廢族之邪心密地締連兵之賊排布者深湖嶺之叛逆踵熾奄驚南方禍機迫於呼吸之間國事凜乎綴旒之勢幸有爲時出之悉殫敵王愾之

功臣

豪傑 元戎洒涕而請行忠膽自激 幕中則西從事協心 大軍
勞庸 群帥賈勇而登陣軍聲遠揚 行間則諸校尉効力 小醜
從天而下始同雪夜之馳 神功密發偉哉郤縠之能詩書 至於
望風而奔俄奏清晝之捷 謦衛愈嚴允矣西平之為社稷 亦由
南冦之底滅 偵賊陣而伐謀渠魁授首 或有手搏凶賊而 之
邑宰之否忠 懸官軍而入險餘孼就擒 或有口陳急狀而詣於
鎮將 皆緣忠臣義士之忘身 兵無血刃而氛祲永消 周廬撥
軍門 以致亂領妖賊之伏法 士不含枚而鐃歌遄返 嚮泮舉獻
鳴旂之警朝野載安 雖云神祇之效騭 翻思亂難之初至今心寒
馘之儀士女環覩 實藉戰守之得人 尚賴股肱之力幸得電震

而髮竪 漢水以南大嶺之陬無復梗化之憲 分茅土而誥封嘉
而雷惠 黃河如帶泰山若礪誼綬載書之盟 煥雲臺而畫像昭
與同慶 涓吉辰而告天倫舉縟儀 於戲 君臣際會之良難
示無窮 致灵坍而將事式遵旧章 云云 功業保守之不易
雖國亂之已定尚多憂虞之機
罔寵利而自安益勉休戚之義

淸難原從功臣敎書

宣祖甲辰

功臣

仗義討賊咸效殉國之忱 無貴賤而並錄 朕兮寡躬 惟凉德
懋賞酬勳何惜紀鼎之舉 豈細大而或遺 叨主丕基 而小孽

未堪多難恒俱臨淵　豈徒國家之不幸　始雖游魂於鼎中　渠
敢逞凶謀及擬射日　抑亦廟社之深羞　終乃就命於机上　大
料自殄寶賴祖宗在天之靈　玆從舊典　惟爾臣僚　咸能嬰城
憝克清莫非臣民扞難之力　用答群功　罔有大小　咸能挺身
而守死凡有協贊之勞　嘉乃心乃績既載旂常
而忘生悉預原從之列　傳之子之孫永誓帶礪

振武原從功臣教書　仁祖甲子

功無大小咸效敵愾之誠　玆稽往牒　惟天未釋我造邦　重厭
施有重輕寧闕報勞之典　用侈新章　俾予逝續守景命　若涉

功臣

夏烈思不忝于祖宗 何知淮右之遺將 將安歸乎未免南脈之
春氷恐獲戾于上下 遂致歷陽之稱兵 豈曰逖矣日望西土之
將 果賴拒難之忠 得人之力縱由元勳 嗟我列七群校 無
人 竟成殲賊之績 捍王于艱罔非衆士 曁爾編隊諸軍 悉
閶胄賊之殊 棋猗蔚一人之賞旣克定封
錄原從之列 熊羆不二心之臣爰始疏寵

揚武原從功臣敎書

英宗戊申○知製
敎吳光運製

王家效力勞大小之各殊 玆申寵命 念亂賊醞釀者有年 兇
盟府紀功施輕重之罔間 蓋遵彝章 致宗社震驚於向日 蛇

胡潛伏於轂下排布已深　射天山䛕溯十九史而古無　行居雖
豕窮㹠於草間警報甚急　衛國純誠賴三千士而予有　兵獄俱
興同懷逐鳥雀之心　決策致討經在元勳　始信人和之爲上　嗟
張韋見築鯨鯢之觀　秉義殲亥亦有多助　快洩齊憤之㴻中
我卿士大夫曁汝吏胥臺隸無貴賤而必錄以酬其忠　茲須原從
分等級而不差咸與是賞　乃在實封
之券　宥及子孫旣垂延世之澤
之餘　勉保終始益殫捍艱之忱
內閣提學俞彥鎬教旨
當宁庚子○直提
學沈念祖製

内閣做龍圖之制祗奉列聖弘謨 益循前代之錫命 凡在膺是
外廷遴鴻碩之姿爰置學士華秩 庸侈新除之告身 宜體設此
任之人 起孝思於堂構仍揭肅庙之遺扁 顧其職既極清峻
閣之意 寓文教於簡掄畧遵賢殿之舊法 而所處又在深嚴
琅函金綿永護雲漢之作 豈直為章餙之資 所以優禮而尊寵
玉府珠室常須黼黻之才 亦庶補化成之道 蓋欲礪俗而敦風
侈一代之榮光 尚非素著雅望 倫煩問而掌圖書於卿何有
何多士之丕變 矧可遽擬右僚 勉董率而餙儀度即予所期

内閣教旨

尚克欽承
无替簡畀

內閣提學李性源教旨

當宁丙午○直閣鄭大容製

奉雲漢而寓羹墻厥有尊閣　肆峻一時之揀掄　如欲備隆名位
掌留書而演餙誥宜處宿儒　俾聳百僚之瞻視　苟使徒取文華
非乏八座之班資　惟此摛文之長席　置內翰於南宋固知賢父
亦有兩館之歷試　實賴任人之弘猷　然判樞而主壁庶見難爭
之樂有　以責考課於三旬　一代之文風丕變政思歐陽脩之得
之並名　以備顧問於暇日　五經之奎煇方新何見蘇學士之奏
來　毋負委毗之眷
事　益勉砥礪之方

直提學鄭民始教旨 當宁戊戌○直閣徐鼎修製

內閣所以奉謨訓 其莊則堯典舜典之成載 兹乃所重者存
學士所以掌文獻 其制則觀文崇文之是遵 矧守為任自別
亞提學而同管院務 地處深嚴護雲漢之神藻 爰簡近臣
長論思而始躋閣班 職備顧問依日月之耿光 庸畀斯任

直提學朴祐源教旨 當宁甲辰○待教尹行任製

貴宋朝龍圖之制天文擢三清之纏 迺睠卿大夫列 宿儒當處
需唐殿鳳樓之才地望極一代之選 庸畀直學士銜 流俗有所

深嚴宣專取文章黼黻　尙欲爲官擇人　銀臺玉署幾年修晝晉
翁式將欲爲冠佩瓊琚　是謂非此莫可　錦帕琅函今日奉昭漢
之榮　風雲慶會點青瑣之仙班
之休　日月耿先爛紅藥之春色

直提學吳載純敎旨

當宁甲辰○待敎李崑秀製

官不倫而惟人曾所難愼　顧內閣官凡六員　試製講而撰辭命
我有爵而靡甬宣徒華榮　惟直學遴極一代　掌編次而貯圖書
職事則弘文藝文　芸閣之華貫新帶一條氷銜　風儀足警流俗
謨訓則堯典舜典　花甎之舊步重尋夏日秘直　地望旣處右僚

宜勤三旬之考切 設置已多年所 銅緌飛鳧昨日南城長史
何見一院之取式 規模則待後人 牙牌垂騘今朝西掖仙官

直閣鄭東浚教旨

當宁癸卯□待
教李崑秀製

奎壁啓千載之運 肇置秘府清班 隣瀛洲而奉宸翰 職兼橫經
黼黻須一代之才 最説直閣峻選 掌芸館而撰王言 責專視草
惟予設是閣而久是職 思禮意有所存 蓋多士何期觀感 一條
奚但榮其人而重其名 遴選指使歷數 惟宿儒當處深嚴 三清
水衡旣倣龍岡故制 爲任顧不重歟 天曹啟府素知雅望之且
仙府近成駒直新規 舍爾當屬誰也 西壁東床更許華胄之歷

優毋孤委畀之眷

戕益勉砥礪之方

待教李崑秀教旨

當宁癸卯○直

閣徐龍輔製

運啓文明 式翊內閣新制 其職則光廟成規 應奎璧圖書之府

才須黼黻 爰置學士清班 其廟則肅宗遺墨 奉雲漢訓謨之篇

天文垂輝 奚但觀美之具 頤茲待教華衘 管秘書而專閣務

地靈護秘 寔寓章治之方 最是參外峻選 任記事而掌演綸

兼須才猷 惟此任若是重也

最籍文雅 非妙才莫宜居之

侍敎尹行任敎旨

當宁癸卯○侍敎李崑秀製

奉雲漢之宸章肇開學士秘署 廼瞻簪筆之臣 才不稱則官不
掌奎壁之仙籍最重待敎清班 甫畀視草之任 資逾低而望逾
倫豈徒華榮 從此內閣之列 春秋抗義緬故家之遺風 翺翔
隆曾所難愼 添得一箇之英 朝夕置傍嘉妙年之佳士 誦讀
禁直增重一條之氷銜
書樓飢列萬綿之緗帙

宣諭判三司事鄭道傳敎旨

判門下府事權近製

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悉 蓋聞王者代德而有國 非惟
必命文臣修史以成書 抑亦
備一代之典章 若稽王氏之世 能合三韓 歷歲之久將五百
載爲世之勸戒 襲稱高麗之名 以爲一統 傳世之多逾三十
年 興衰治亂之迹 記錄甚繁 苟非付於良史 惟卿學窮經史
代 善惡得失之端 殘缺亦甚 焉得成其全書 識貫古今
之文 議論之正皆本乎聖賢之言 佐我開國 嘉猷可以補政
之變 臧否之明必辨其忠邪之趣 厥有成功 雄筆可以托制
教之施 溫溫儒者之氣像 肆予當即位之初 俾居輔相之列
位之任 巍巍大臣之風儀 知卿有適用之學 又兼國史之官

果能於爕理之餘 衰年以晉其事 有變有常去取悉關於大
得遂其編摩之效 因略以致其詳 或襃或貶是非不謬於袞
體 事該其本末而不至於繁 不待游夏之贊 披閱以還 宜
賢 文貴乎簡質而不至於俚 蔚有班馬之風 喜歎無已 以
致匪頒之寵 於戲 書史作堯典之文 既以施其直筆
旋賚錄之勤 殷鑑在夏后之世 亟當戒於前車

光海權署國事教旨 大提學李好閔製

宣諭
邦家不造 屬茲搶攘之辰 稽古有擬 念予憂勞 臨政廿五載
軍國多虞 畀爾權署之命 在今何辭 半生疢疾 祖茲一二年

始僅半於耄期　久察諸子之克類　予謀已定於曩時　顧茲島
力已倦於機務　有能一日而分釐　盛典有待於昌會　爰乘天
民之侵軼　事有至難戎政必須於幹蠱　斯稱冊封　收遠邇波
運之艱屯　民思齊潰人心可見其弃予　竟屬倉卒　保億兆
拆之勢　命下漢都已臣工之交賀　宣意蜂蠆之螫人　疊疊靡
定之望　教須箕壤俄中外之咸聞　乃越華嵩而及鎬　乃乃分
聘碩壤土無其多　天倫已滿於彼此
方冀宗社之咸保　事宜難稟於朝廷
茲命爾世子琿權署國事並
賜銀印一顆
除拜毋及於昵私　仁孝夙著於瞻聆　咸思拭目而觀
賞罰要出於公正　衣冠偶見於從遊　孰不延頸而願

祥 內禪已定於予意 況今多賊之遊魂 天岳順肅殺之氣
死 中興姑責於元良 詎逭神誅於通日 義旅奮果毅之忠
衆勝天加定勝人終歸助順 若予已衰 宣王復文武之土先緖
直爲壯而曲爲老烏可恃强 在甫宜勉 齊人敢鄆讙之田不失
丕基 事爲至此 在父子一體而同休 雖相念於霜露 於戱鸞
舊物 功當誰居 想祖宗五廟之咸喜 顧終劇於雲霓 龍
輿 燬復都之儀提封再靖 其不猗歟
樓正閤寢之禮骨肉重歡 是所望也

宣諭咸鏡道巡邊使李浚慶教書 大提學李滉製

夫居安慮危所以備倉卒之變 設險守固所以壯捍衛之規 廟筭宜定於平時 邊事蓋難於遥度 洪惟我國家三面受敵 百年昇平 而關北一道 旧為氊裘之鄉 迫近豺狼之窟 尹瓘之所恢拓 宗瑞之所經營 可謂訏

出萬全智無遺策猶有 如納哈出之豨突壃圍 如李施愛之盜弄潢池 矧今 關防踈雲 將士解體

禍伏於不測 人狃於久安 築城彼域或慮危道而驚動 合防舊壁僉謂長策之可行 莫定是非 有難設施 則所以安

建

一邦之形便 萬世之緯績 者寧可以少緩乎 予小子 謬丞丕緒德未綏於荒服 深居九重明不見於萬里

欲擧無前之烈學究天人 沉機先物有數萬甲兵於范胸
疇咨有用之才 惟卿資兼文武 雄略蓋時無百二金湯於秦國
自先朝寵擢以遺後 寅考歷敭 可以鎭頹俗屹乎若砥柱中
在冲人中昧而旣知 蔚有風績 可以壓醜戎隱然如虎豹在
流之功 寔北門鎻鑰之重望
山之勢 宜四方屛翰之優爲 肆予循卿以知中樞府事充咸鏡道
巡邊使 乃若慶興 繄我依豳之基 吾民之舊所粒食蕩悉於江陽
丞遣地耿之患 主將之新欲墾田越寄於伊應
陵坪 始許木柵之始議 視民利雖若砥京 又如白山湖則忽行
宣諭
巨島 遽報石城之粗完 捧邊釁怨如山岳 如黄洞城則久廢

漁獵 盡併夫甫老寶化而堡之孤懸 是皆邊將之計畫 然而與
榛荒 復建此天作地險萬戶之守禦 累與廷臣而商量 熟
其膽決於耳聞
若身歷而目驗 復有蜂蠆窃發搶掠我邊詆厥罪難容可不窮討卿
其廣咨詢以取舍 既不可即庇以入林 庶幾使予無復憂於北顧
參利害而乘除 又不應膠柱而鼓瑟 永期息於邊塵
其他節目 游刃自恢 皆通政付卿專制 於戲 往盡乃心 至金城
綸言可略 罪大辟始予稟裁 毋替余命 自西川
而上方略不但嘉充國之將謀
而籌險要仍可卜德裕之相業

統制使李舜臣賞加敎書

知製敎吳億齡製

不世之才 有不世之遇 注意方隆 玆擧褒嘉之典 顧予寡昧之
非常之報 待非常之功 懋賞何愛 式昭超異之勞 叨守艱大之
姿 卄五載宵衣旰食 戒雖存於苞桑 何意島夷之匪茹 彎射
業 二百年文恬武嬉 民不習於戰鬪 遠棄壃埸之不虞 鼓吹
日之弧 謂復天朝舊怨 呼吸而破三都 失城郭山谿之險 何有
克之功 先撤我國封壃 蹂躪而徧八路 委金革粟米之多 反資
於金湯 念今乾淨之片地 然官卽土崩而屢奔 六萬騎潰於
宣諭
於寇敵 只餘湖海之一方 而義旅響應而難振 二千兵陷於

圻邑痛李洸輕敵而敗衂 失我固守 張風帆於海洋乍出乍沒
錦山泉欲命臨危而投命 助彼長驅 簇霜鋒於島嶼或散或也
偹不賈勇先登 淮西士卒得裴度爲之長驅 業傳地下
孰能敵王所愾 江左生靈微管仲幾乎左衽 唯卿系出山西
并甲兵於脇䙫以身爲膽 方守魏尚之雲中 嚴約束於部伍何
慎忠義於骨髓憂國如家 遂制韓信之閫外 整紀律於褊裨不
山三合五中 中流擊士稚之楫 勢若捲沙 投舸艦於烈火唐
總六出七伐 西泣登太真之舟 命在破竹 斬鯨鯢於驚波鬪
頂之積屍渾江 愚民昧天地常經 群將袖手爭先奔
尤可不韋者
山之腥血漲海 薄俗失忠義大節 列城望風只知開

甲兵 禮樂當年深悔不知於柱厲 雖卿職分當爲
門納賊 干戈此日始識何狀之真卿 在予崇奬可已 茲授卿以
正憲
卿之報予已極 更體予懷 風霜絶塞車駕播越於孤城
予之望卿益深 勉卒乃績 戎馬故都園陵隔絶於千里
思歸一念 惟幸賊勢之向衰 亘鐵馬於遼左天兵日臨 勝事
如水東流 可占天意之悔禍 指義旗於海西烈士雲集 竊寇
可運於掌上 矧湖南之雄藩 入村府庫親上死長之必多 宜
已在於目中 實吾東之重地 武士精強蹶張超乘之寧少 足
致同聲相應 作唇齒於列營 毋或撞破空艦以絶歸途 餘雖
使一皷無前 成犄角於隣島 必須引出大洋以使追蹤 卿可

遙制 歲星守箕皇天昭福禍之兆 興復之望在茲 行百里
自壽 太白八月高秋助肅殺之威 廓清之期非遠 嗚呼 賞一人
者半九十里 卿勿替於始終 時乎難得
而激千萬人兮何吝於嚬笑 勗哉無違

慶尚道義兵將濟用正鄭仁弘陜川郡守金沔等教書 大提學李好閔製

君臣天地之常經 所固有者 矧惟嶺南 父兄教孝悌 雖當
忠義人道之大節 不待勉焉 肇基羅邑 子弟習詩書 豈小
蕩敗之餘 中岳誓月庾信之劍自躍出鞘 昔當寇賊之始至
呑礪之衆 漢山推鋒實兮之身着矢如蝟 佐無一人之倡與

是由將臣之望風 爭懷駭散 列邑烟空 黎元爲內不復畜
實出士民之不意 未易呼收 屬今一方波折 府庫成灰無可着
生 自予西遷 宣意甯仁弘洎沔 挺身糾師 乃於數月之內 義
手 已絶南望 刻意討賊 總得累千之兵 烈
氣夭臨 撮糯爲食 厲民之倉廩誠虛 揚兵鼎津 則遁賊褫魄
士響應 削竹爲弓 委庫之鎧仗安在 接刃茂溪 則流尸渾江
官軍一何善崩 彼之所懷者刑 而刑不施肆 除城池之功
義旅一何膂勝 是由此之所結者義 而義不思退 始知移節鎮之封
而早養民力 則遊魂豈散於東萊之野 由予不明
而固結士心 毒鋒豈至於平壤之城 雖悔何及 須於本道倍持

宣諭

人姜渾之歸一紙罪己 千里數心 萦念關海山 未卜宣布行律 茲憑崔遠軍中諭予

意仍探賊情 爾着予書 予懷何盡 成川霜露閔宗社之飄零 義州江湫寄帳殿之蕭瑟 懷土無聞 思歸日切

於貴賊 於朝家 卽幸 天朝見憐 猛將承命 欽差兵部侍郎一自督率廣寧遼東等

鎭協守摠兵等官撥七十萬軍馬幷調軍糧支水陸並進仝至王

京蕩掃本月十一日遊擊將軍張奇功領先鋒渡江江浙地方

遊擊將軍沈惟敬連炮手一千六百名並賚欽賜賞軍銀兩十五日
渡江天兵垂至　秋晴路乾政屬擒胡之月　鐵馬亘於大定清川
山岳動色　馬肥弓勁實是殺賊之期　舸艦聯於登萊江浙
狂寇惡積　況我義兵烈士之徒　在處斬賊　實賴天地默佑
天誅當加　並在畿黃忠清而起　逐日獻功　此是宗祊再造
而然　細而多士間金誠一駐居昌韓孝純保寧海就加左右道
之會　更勵精忠

宣諭
觀察巡察等與大小義兵將等並除職有差爾其就聽節制亦宜交叅籌謨

邀賊歸道可以躡擊其尾 逆制爲難 痛仁甲之溺死聊贈判書
偵賊也所可以夜听其營 相機任汝 愍李亨等戰亡官子一人
爵賞無関 蒡可先清巓嶠 予言欲窮 予何忘也 禮檗
玉帛何惜 始宜並迎乘輿 予淚先下 爾宜勉之於戲山河
提封倘掃腥膻之氣
帶礪可共學士之榮

倡義使判決事金千鎰教書

大提學柳根製

板蕩識忱臣匹士各忠義之氣 雖爾分内之當爲 大亂之作
盤錯別利器四方望廓請之期 實予意外之深幸 何代而無

痛笑狂寇之陸梁　將以借道此言奚爲至哉　拒而斥絶　不啻
自夫前世而萌孽　亦曰講和大義有不然者　逢彼忿怒　忽失
呼吸之間　二百年儲養未聞幾箇烈丈夫　惟知逆順所在　慄
控扼之勢　數千里封疆奈無一片乾淨地　遂至播越於斯　蹙
慄不敢寧　眇予忝百萬生靈上天位何安　心雖血民之切　城
蹙靡所騁　到今乘二十五載餘人和久失　害反病民之深　兵
池繕治不得已也　豈意予所不知　與言及此　天命人心不予
革堅利委而去之　亦多民之甚苦　有愧于中　民彝物則不終
常固知祇畏保合而有所繫　何知誓衆而前　折衝樽俎　未
惟爾
宣諭
泯宣容斬伐消鑠而使之無　乃出屏居於外　服膺詩書　頗

有義而後君惟所在致死 言念湖路之藩維 尚全江湖之保障
爲鬼而殺賊誓不與俱生 實是人才之府庫 庶通關輔之拜撥
鐵騎潰於駒城 正坐統御之無策 有能勇力乎哉 頑惟慷慨
羽檄馳於東扇 未知糾合者何人 無可奈何而止 不待勸勉
激昂之發 然莫爲之先 故茲同拜之相應 致疲人竭其誠而
程督而爲 孰能爲之後 由爾意氣之一形 使武夫闕其口而
一乃心 中兵粮餉所當郡邑焉是資
奮之氣 簞食壺漿豈無父老之相候 茲陞爾授通政大夫掌隷
院判決事稱倡義使 今見爾之疏 不遇思治之極 弊或可銷
乃知爾之志 曷成撥亂之功 德之速布

何至膠柱　予豈云獎袴必莊　惟國家宗社稷之恥　故皆佇
當如置郵　爾毋曰死馬且買　亦黔蒼父母妻子之讎　疇不投
膽而嘗　幸與同志之士　祖逖清中原適當機會於今日　臨危
袂而起　勗成不世之勳　李晟迎車駕回俾專美於古人　有功
爾莫愛身　不可久駐蒿切北歸之懷
予不吝賞　嗚呼　云雖之思倘起西方之望

都元帥韓浚謙教書

宣諭
識頗收於禁中早擬緩急之用　誕告昕廷　睠彼八路形勢　表
視卿徒於江上克壯顯允之猷　式舉殊典　最重二南扁湖　繄

裡千里河山無狮人才之府庫 頃歲在於壬辰 倭豊㧺而恬嬉
殖百年生齒又有物産之殷饒 值運丁乎百六 金蕩空而郊壘
久詎料孽芽甚間 薦食甚長蛇封豕 念燕翼鴻啚秖自痛心疾
多遂至糜爛乃止 流毒遍窮谷深山 絶鷄鳴犬吠無復昔日昇
首 况飛芻輓粟之不休 紓戎禍累載忼愒猶前 以皮幣珠玉
平 而瘡痍呻吟者未起 遁賊使連年虗實頻覘 先陰雨桑土
而難免 賦役重而邦本搖歲且值於飢饉 有同薪火之危 用
之未能 舟師踈而陸兵寡 計何恃於守攻 久切父老之望 作
箕斗會歛膏血竭州縣之朼 孰有意礪乃鍛乃 一旅栖山膽裂
氣勢暴威草芥視民兵之命 未或聞籌斯鑿斯 中夜不寐斛無

懸於西序 荷得賚於惟天惟祖宗 生聚教訓已資一范之謀
捐於思良 且無間於閭廷閭左右 戈甲餱糧可先十乘之啓
寧有相見晚之歎 閫以外制之登壇授鉞 惟卿神降嵩高 星斗
自絕人皆得之心 死而後乃已拜表出師 邦有俊傑 詩書
文章河海宏廣世共仰而人莫窺 江左著一自布衣聲隆於蒼生
家業忠孝全資傳有素而彝甚藉 國士無雙策金門道貫於清遙
恩常沐花龍玉署 材既發於非常曾用不次之典 久矣虜人
羌自別錯鄧盤根 樹亦愛於所茇罣騰勿翦之歌 猗歟真儒
聞名 受三略於圯上 予方待卿有所爲少輟銓衡之亟 凡歷
無敵 莊萬甲於胸中 天不虛生此人也實合元戎之重 在瞻

宣諭

試歲有績勞 蘇州湖田弊含武相兩難稱
聆莫不快悦 折近夏窺覦非范公則莫可 茲以卿爲四道都元帥
責修政攘夷之任 聞將合不聞詔書以委使臣之柄 足寬南
去重外輕内之嫌 有文事必有武備寧止學俎豆之方 庶見東
顧之憂 轅門聯合舉欣楚尹之重來 虎在山而藜藿不採 借
山之詠 河内政拜不煩寇公之再借 狼無厭而麥汎可虞 建
前箸畫籌勝計多驗於奇正 龍虎風雲堂堂諸葛之陣 摠茲戎
高牙開壁專制動中於機宜 雷霆江漢依依楊柳之時 豈以賊
重許驅馳 金城方略予何勞於指揮
虜遺君父 玉塞經營卿勿憚於施設
凡四道觀察使以下卿其

節制以賞罰用命不用命若有犯科及失機宜者即以軍法從事於戲

君臣一體 永逸暫勞宜定居於月捷
國家同憂 出將入相佇名勳於雲臺

八道都體察使張晩教書

大提學李植製

詩歌元老之猷 雖師閫受脤兵悉制於中權 竇嬰監兵務趙名
易著丈人之吉 而督府宣威事須関於上宰 張浚視師江淮位
惟亞夫之先 念此艱危之日 苟非挺文武之姿 再加彫戈之
宣諭
亦忠簡之次 尤重體委之臣 疇能兼將相之柄 無瑜獜閫之

錫惟卿侍大有容 早列先朝之侍從 有疏通萬務之才而不以
奘 聰明特達 旋膺大藩之承宣 有折衝千里之氣而不以
苛撓為尚 籌畫設施非一二計 當降將覆軍之餘拮据之功最
威棱自矜 出入勞勩動踰十年 及寡躬平亂之始鈐轄之任方
大 屬值羿浞之凶 蒼黃之變從古罕聞 事已光於海宇 將
專 敢乘幽燕之重 廓清之功非卿曷賴 班亦聯於台躔 首
開血盟之盟 煩言可避雖暫為法以任慾 矧今內憂方棘 守
委軆府之命 宿望愈隆固難舍卿而遂衆 重以西患未寧 飛
亭徼隍關海之徭戍無已 增兵則倉艱 思之若涉大川
芻輓粟嶺湖之資宲又空 歛粮則民困 今者孰為長城 茲授卿

爲八道都體察使

宜從三使之行 復任八路之責 兵農儲峙摠在經濟之中 耳目股肱奚啻巖廊之上 於戲 君臣之會實難遇寂寥一體以相成 國家之事尚可爲匆以多難而或急 名將炳於簡冊 言豈盡於絲綸

副元帥鄭忠信敎書

大提學 李植製

俘奴我彼摠帥自速鯨鯢之誅 武臣作我干城宜專斧鉞之命 王事維其棘矣 予言尚克欽哉 惟卿以頡頏之資 兼韜鈐之略

宣諭

陳湯道昭外國事宜備聞於巖廊 常患獨冠五將功果輸誠於板蕩 雖勳名之大關 尚險阻之備嘗 何意遠寇 復致漢營

之逞凶　跳梁島服倚蛇豕以自強　豈但遵上之憂方大　今因
之搆亂　推刃王人肆梟獍而無忌　抑亦天下之賊難容　當用
按臣之請兵
大將而出節　茲申前命以卿爲副元帥八道巡察兵水使防禦助
防以下不用命者悉以軍法從事　仍其職名兼兵馬之柄　臨
責以締縛總水陸之師　卿宜相
難忘生　期梟逆雛之首　凡諸約條　功成者易懈　馬革誓
機奮勇　必弭墉城之灾　一依軍令　於戲　慮固則或疎　犕臺作
心宜無忘丈夫之志
須寧可少一簣之成

八道都體察使金瑬教書

大提學 李植製

予惟君臣一體相須元首有股肱之衛 所以 宣慰淮西裵度成復墉之績 視師江上張浚振却虜之盛

文武四方為憲鼎軸兼斧鉞之權

翊當國步之顛危 須仗勳賢之夾輔 茲中興命 重煩元臣 惟卿 精忠本乎世傳 清名文學由其天得 直節雅望曾著於穆陵昌朝 高風益彰於光海昏季 久莬雲龍之會 得契魚水之歡 扶綱常於既淪 奠宗社於將墜 丹書鈇劵執爭元勳 玄冕沙堤允協輿論 何意百六之災厄 荐值暮夜之惕狒 艱難險阻之備嘗 舍卿誰賴 軍國兵民之兼筦與我共貞

宣諭

增泰階六符之先　功宗而志操愈勵　雖朝家論議或歧著淹
總邦政二柄之重　位極而撝挹彌深　顧上下情好無間詛忽
緜野之遯　此緣東胡之蓋臨　羸粮坐甲便是振勵之機　非無
喬木之思　方見西釁之大啓　傾否濟屯正急修攘之計　僉望
耆俊之宅揆　汾陽晩來百姓與有悲喜　仍分茅之舊封　訏謨
舊相之臨戎　潞公再起重事可以平章　加制閫之重寄　節制
則與時相之任何異　體予至意　雖該察中外之務　豈惟愼
則自元帥以下咸聽　卿其　究卿素蘊　抑當專師旅之征　要在掃
固封疆　凡関句銜　於戲　非咸望無以鎭物情　志壹則勢成　天
除凶醜　一視故常　非寬平無以詘群策　道合則謀行　人

道好還倘收澠池之效　既休戚之與同
心思奮期刷會稽之羞　宜終始之無怠

江華父老曉諭書

大提學李明漢製

夷狄侵凌中國雖聖世不能免焉　一旬之內遽迫門庭　盖
君臣播越一隅亦前史所常有者　然豈有
四載之間再勞方岳也　敢
由涼德之致無樂為君　顧此海中孤島　在麗朝營築城宮素稱
云時運所關有靦于衆　寔為畿內雄州　嘗壬辰控制湖嶺先成
保障之地　自是人心可依　東南偏壞非無請章之臣　趙襄子
恢復之基　豈但天險足恃　咫尺行都已定必守之計　周太王

諭書

以歸晉民不叛於浸城 谷甭扶杖而聽者 仰瞻廟貌之權安
之去邠人之從者如市 孰不投袂而興乎 俯念臣死之大義
軍情自倍皆欲效其忠貞 莠雖上下之佚億 甭雖不言 本府
賊勢雖張尚何難於抗禦 必多擾害於閭閻 予豈暫忘 上年
七百遺黎既令盡除 惟以示予至意 農作當及其時 宜體宵
一千科租亦賜全免 豈云酬爾多勞 民生各安厥業 毋慮困
肝之軫恤 可謂屢屢靡騁 尚賴宗社之靈先復舊物
悴於徂徠 嗚呼 安能蔑蔑久居 須與父老同慶永享太平

責躬教書

大提學金壽恒製

咨爾中外大小臣民明聽予誥惟天生民樹之后辟蓋欲其撫綏而
字育之也民之榮悴休戚而辟不辟係焉其責顧不重歟予以涼德
承祖宗丕基託于臣庶之上今十有三載矣兢兢業業惟不克負荷
是懼蒞民罔敢不慎事天罔敢不欽亦罔敢溺于逸樂由其德不洽人
治不職務因循荏苒自底于危亂之域慝興于下謫見于上庶徵失
序陰陽乖和極備極無之災殆無虛歲至若日星風雷之變昆蟲草木
之怪式月斯生有不可勝書天之所以儆予者亦勤矣予乃瞢焉不
能有所消弭越至于今天又降此鞠凶往歲百穀不成前夏兩麥大
無旣勦絶我元元之命仍之以十無一瘳之虐癘裒我城內之民塡
于溝壑者幾人殣于道路者幾人積屍臭於都市村閭鞠爲蓬蒿災

及牛畜疫斃殆盡環東土數千里之地索然無有生意兵燹之慘未
足爲喻載籍所記亦罕其比嗚呼此何時耶彼蒼垂譴不于寡躬于
彼無辜之萬姓爲民父毋何以爲心思寒暑暴露之狀則寢不安席
想飢餒顚頓之苦則食不下咽中心盡傷若以恫瘝亟欲請命于天
而不可得則夙宵焦勞靡策不講予既减廚膳矣予既罷内醞矣予
既停節日之獻矣予既撤尚方之織矣厩馬既省其數矣衛士既汰
其額矣諸司經用既縮其冗費矣百僚常俸既易以月廩矣以至兩
慈殿御供亦既已裁損矣苟有利於民予豈敢一毫靳惜也顧緣公
私亦立府庫如洗欲賑其飢則無粟可貸欲勸其耕則無種可助惟
彼顚連困頓之餘幸而僅存者又將立視其就殲民既盡劉國將何

依今方陽春布和萬品昭蘇勾萌幽蟄之物咸有以自樂而彼吾赤子獨阽於危亡而莫之恤言念及此怛然疚懷噫民俗大壞倫彝滅絶毋而食子者有之妻而我夫者有之草竊姦宄恣行無忌斗粟而焚劫簞食而刃殺是皆飢寒所迫失其恒心使吾民至此者皆予之辜彼則何罪惟我列聖以仁厚保邦以德教化民深恩至澤浹人肌骨及至于寡躬終使數百年休養生靈靡有孑遺則予小子曷敢曰無罪亦惟我祖宗其肯曰予有後嗚呼國勢之扤捏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昧昧我思之召災速戾豈無其由蓋予長于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狃於積弊之餘不察賦役之繁重患鮮雖勤而澤不下究政令徒煩而信不先孚以致吾愁民怨遠近騷然加以疾病沉綿志

氣急倦講學輟矣延訪疎矣萬機以之曠滯群情以之否隔無異乎
天怒之孔赫邦本之將蹶也罪誠在予尚復何言嗚呼繇自今轉禍
爲福固在予蹈亂趣亡亦由予予用惕然大警動厥心反躬悔責痛
革前愆以與臣民更始惟爾卿士大夫毋謂不足有爲其各一乃心
力同寅協恭以救寧于將來以延續景命于將墜也遇非常之變必
有非常之舉肆推曠蕩之典仍霈在宥之澤自庚戌以前各年諸般
身役未收及辛亥逃故徵布並許蠲免辛亥以前諸色軍兵闕額限
三年姑停充補丙午以前各樣官糶逋欠一併蕩滌云云至於朝
士之積年淹滯者亦令銓曹隨才調敘俾無沉鬱之歎嗚呼惟治亂
在人才有國所需莫急於斯十室之邑尚有忠信況舉國之大豈曰

無人特患求之不誠耳其令諸道方伯勿循常格廣搜幽隱或以行誼或以才局或以勇力雖一善一藝舉以薦聞予將甄拔而試用焉蕘必擇聖人猶然矧伊寡昧敢忽于茲前後求言之旨非不勤矣含默成風讜論不聞豈由予聽納之無實也予甚愧焉其令諸中外在位之臣以曁草野韋布之士上自寡躬闕失下至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直陳無隱予將翕受而敷施焉古有一婦含冤尚致三年之旱今茲疏釋罪囚之外亦豈無受屈抱枉以干天和者乎其令諸道官吏體予欽恤另加明慎所在見囚並行處決以絕瘐死之患或有罪係一重犯而情有可疑者勿論久近審覆上稟予將憑讞而平反焉承流宣化在於監司分憂共理在於守令其各殫乃職責務以活一民祛

一槩為心毋負予委任策勵之重予將考績而黜陟焉於戯天運無往不復庶見否極而泰来人心有感則通尚冀上行而下效